

1935 年

创刊号-第 2 期



R
050
843

前 奏

策源地

創刊號

歸來，
 回到策源地！
 重新舉起，
 革命的大旗！
 散失的，都來集合；
 破碎的，立刻又整齊！
 讓失敗，成過去，
 最後的成功，看我們努力！
 一齊歸來，
 都回到策源地！
 趕快再舉起，
 青天白日，三民主義的命旗！

233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元月

策源地週刊社
 總代售人 各地世界書局

前奏

東北抗日戰紀 王蘊萍

我們對於寧粵合作的看法 黎 強

中國工業的病態 馬艾文

青年呵，向前吧！ 雪芳

鷺兒的一夜 微明

自從薔薇花謝後 少文

滅亡 泡沫

夜深隨感 風，潛萍

詩二首 及仁

創造歷史的人 強

定價每冊三分

全年五十二冊

一元二角

東北抗日戰紀

王蘊萍

1. 緒言

自九一八事變不旋踵而失東北三省，守土長官創為不抵抗主義，致使敵人兵不雪刃，長趨直入，開紀元以來之失地新紀錄，遺我國有史以來之新羞耻。於是各地兵民憤起，凡稍有血氣之士，無不揭竿禦侮，明知無可望之援，勢處必敗之地，而乃刀鋸在所不懼，屠殺甘之如飴者，無非為龍火狐鳴，拋磚引玉，以期政府之繼起抵抗，以復我金甌無缺之山河。孰知陳涉之技窮，包胥之淚盡，而我政府安之如故，至讓錦州之失，淞滬之敗，熱河淪陷，長城失險，河北半壁同歸於盡，使忠貞死節之士終難冥目，僥倖生存之人飲恨無窮。蘊萍亦當時受同志之擁戴，良心之督促，奮起之一員，勞心泣血，顛沛流離抗戰三年，終以力竭血枯，戰士死傷殆盡，後援接濟無自，不得不化整為零避重就輕。

過去事蹟本欲付之東流，不忍再為追述，然每默念死事同志，事蹟之壯烈，不忍竟以湮沒無聞。在死者雖求仁得仁於心無憾，然蘊萍總領師干，甘苦與共者三年，每念同志之犧牲，輒覺涕淚交流，責任未盡。若竟並此而湮沒之，則良心實有未安，爰特補述而追及之，以彰先烈，而自警惕。惟思補述之法若一一追紀，則莫如就當日報紙記載所及，歸納而整理之，其有殘缺不完，或後方同志剪裁遺漏之處，畧再加以補序，亦事半而功倍也。此序。

一、義軍組織之發及與收復彰武之戰
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日軍炮轟遼寧北大營，時蘊萍正出席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聞訊後原欲即刻北返，以視究竟，繼思人微言輕，能力固所不逮，即有枝節見地亦恐不為當局所邀聽，乃即席協同出席代表提出責令政府，死守錦州，撤

青年呵，向前吧！

雪芳

青年呵！

請你們拋却身旁的少女，

擲掉手中的酒杯，

你雖是嘗着珍饈，

但可憐那受難的同胞，

正在哀苦，

正在悲啼！

x x x

青年呵！

請你不可聽那美女的歌聲，

這是浪漫之曲。

這是累人之歌。

你再聽那被壓迫的民衆，

吶喊着，

呼救着！

你們是青年，

你們是國家的棟樑，

你們須拋却一切的迷夢，

德守土長官，議難通過，事未果行。繼以一二八匪變發生，錦州失守，馬占山已繼起抗戰於黑省，各地志士均揭竿紛起，蕩萍默念事不能再忍，乃東裝北上，擬聯合各地抗日戰士，策動後方，以擊淞滬之敵，北上後經數月奔走，聯絡漸收成效，而滬戰已停，敵逆更挾其滬戰餘威，返而壓迫我東北各地抗戰部隊，敵焰橫衝，連合戰鬥已不可能。嗣經遼東抗日同志賈輔臣，榮向超，李東海，閻廣文，曲瑞峯等數部所督擁，乃集合各部隊於熱河阜新，出發收復遼寧彰武。沿途連戰皆捷，長趨直搗彰武城下，經一夜之猛攻，城內我國警察反正，敵逆棄城潰逃。我軍入城民衆沿街歡呼，縣長俯首郊迎，人心之不甘亡國可知也。佔領彰武後，繼續進攻康平黑山北鎮四縣，軍行所及，各縣逆軍無多，均棄城逃亡。四城既佔，乃督促民衆建築防禦工事，號



上圖 像片 卽危 害熱 河之 石本 權四 郎

召義師，各地帶隊來歸之武裝民衆不數旬至七千餘人之多，時敵逆正致力於內部之安定整理，對此尙無暇顧及。
二、逮捕石本權四郎延長熱河之生命
熱河湯玉麟督熱七年，橫征暴斂，至是湯氏自知難容於民衆，乃勾結張景惠，

派其日本顧問小米高原兩人至長春晤關東軍司令本莊繁，欲接洽投降以發還湯氏在瀋陽被日軍沒收之湯氏財產爲交換。數度磋商，事將就範。本莊乃派其高級參謀石本權四郎赴熱約湯氏簽字，我人得此消息

東北抗日戰紀

三

從情害裡跳出來，

踏上了征途。

把苦難的民衆救出

免使他們永墮地獄！

你們有堅強的意志，

奮勇的精神，

騎着強健的白馬，

向前吧，向前吧！

但切不可忘記着嬌媚的女郎！

這是千鈞一髮的時候了，

青年呵！向前吧！

霧兒的一夜

微明

滿佈着陰霾的天空，籠罩着一個破落的鄉村，陰沉地了無生氣；加以北風的怒吼，更形愁慘！這時村中商店，全都閉了大門，祇開了一扇門兒來做買賣，全村冷落得像个廢墟般。

靠近市亭的石橋上，站着一個滿臉黧黑，戰慄慄的中年男子，穿

霧兒的一夜



，偵得石本於七月廿日赴北票轉熱河，乃派營長楊祿，會同李海峯部，統騎兵七十人，星夜至錦朝路之破廟子站埋伏，並破壞鐵軌及道木，及七月廿日拂曉石本車至，乃開槍制止車行，將石本及其衛士三人全行逮捕。本莊繁得此消息，責湯玉麟不守信義，議降之事遂擱置。

在洮南三十里站被圍，劇戰兩日夜砲火未息，至第三日拂曉始突圍退綏東之白塔子。是役三旅旅長賈輔臣陣亡，官兵死亡一百卅餘人，為抗戰以來之最大挫敗。

四、日軍第一次進攻熱河與阜新廣富營子之戰

但湯氏為實現其投偽計劃不惜對我軍多方壓迫利誘，然我軍為杜絕湯氏之投降心理，乃將石本經數度審訊後執行槍決示衆。

三、收復贛榆及會攻齊

齊哈爾

我部自佔領黑山北鎮之後，繼續北向，時何紹南部



熱河國民抗日軍第三旅旅長賈輔臣遺相

自開魯東圍魯北，乃會攻佔領贛榆。時蘇炳文自中東路謁討賊，與敵逆在富拉爾基相持劇戰，我軍乃全部北開截斷四洮路，與蘇約攻佔洮南，會師齊齊哈爾。不期敵以突襲斷絕蘇部歸路，戰事大挫，我軍

退據綏東白塔子後，為補充兵額及器械，乃集中彰武縣秀水河子。補充尚未就緒，日軍即分路準備進攻熱河，首先接觸者為日軍便衣隊，繼而中路日軍轉以全部進攻圍山，我軍以慘敗之餘潰不能支，經

一件破舊敗絮，給那起勁北風吹得他搖搖欲墮。但他却很自然地站着，像不知冷的一會事，祇默默地俯視着橋下的流水。一會兒，慢吞吞的舉起頭兒，佇望那登登浮雲，深深的喘了一口氣，纔從石橋走下來，急着步兒，走向堤畔一間茅搭的小屋裡。

微微的嘆了一口氣，他這纔坐在一張破椅上，目不轉睛地注視那黑沉沉的房間。

一個蓬頭垢臉婦人，忽出現在房門口，縐眉低聲說：「事情怎樣呀？」他一言不發，搖了搖頭，站起來走到破桌上，倒了一杯冷茶，方舉杯到唇際底當兒，忽放下杯子，走到門口，強裝着笑容，請了一位架子十足活像紳士底中年男子進來；那婦人也露出一副黃色牙齒，笑稀稀的捧着一杯茶，走到男子前，說道：「黃先生，請喝茶呀

數度劇烈戰爭，因敵火過劇，死亡枕藉。第一旅榮向超被迫放棄關山。於是全綫動搖，乃下令退扼阜新之廣富營子吐呼魯沿熱邊佈防，於是數縣之地得而復失，青天白日旗亦從此與民衆永別。集中廣富營子後，日軍復以大部鐵甲車追擊，我軍乃分伏險要，前後突擊圍殲，是役計獲鐵甲軍兩輛，日載重汽車三輛，擊斃日軍卅餘人，終致多數生逃，未能一網盡殲，迄今思及猶覺遺憾，事後檢查敵兵尸體，其中有女尸三具，想見敵逆謀我已婦孺總動員矣。

五、湯玉麟棄地潛逃與熱河失守之經過

敵逆於廿二年二月廿四日由凌南朝陽開魯分三路進攻熱河，時凌南扼守部隊爲龐炳勳部，開魯爲劉桂堂崔新五部，朝陽爲董福亭旅係湯玉麟之基本部隊。但三路要塞除凌南稍有佈置外，其餘各地毫無準備，而錦朝路之要塞北票，湯氏僅以一營人駐守，日軍來攻，未及接觸即全部潰退。計由北票至凌源二百七十里山路，日軍兩日夜即

佔領葉柏壽，以兩日夜退却二百四十里，則是否抵抗，不問可知。崔新五劉桂堂兩部聞日軍一到即首先輸誠，日軍並迫之西行進攻國軍。於是熱北半壁開魯綏東林西天山魯北經棚林東全部陷敵，時我軍正扼守阜新，日軍派小部部隊滋擾，均經擊退。守至第五日因電話電報完全不通，嗣得密探報告，朝陽凌源完全失守，北路全失，日軍先頭部隊已佔領赤峯，現與孫殿英激戰中。但此時我軍歸路已絕，扼守亦無足爲力，日軍更以陸空聯合進迫，乃越朝陽退建平，但輻重運輸車輛沿途均被敵機炸燬，抵建平時知赤峯已失，林西危急，乃西退援林西。比至抵赤峯北土城子，乃就長途電話詢崔新五，約其合兵共守熱北，崔氏連稱「對不起，老弟，湯玉麟八年未開餉，我軍被迫已獨立，西部盡失，你已無路可退，盼你交出隊伍，隻身脫險，否則恐只有同歸於盡」。當時憤火盈鬪，向崔氏擬申最後勸告，但電話已斷，乃激勵部屬，暫行扼守，以待消息。當此之時湯玉麟在承德開平

！」但，黃先生却不理會，惡狠狠的對他說：「三天的約，已到期了，怎麼辦？」他陪着笑容，很誠懇說道：「黃先生，請你原諒多些時日吧，實在沒有辦法了。」

「不行，今天若不清償田租，定要抓你到衙門的。」大發慈悲的黃先生，請你可憐我們的窮人啊！唉！今年的時運太壞了，一擔桑才值六毫錢，不要說肥料等等的本錢，兩餐也不夠呢，叫我們窮人家怎樣過活呀。」她嗚咽着說。

「不管，一概不管，我祇知收租，到底怎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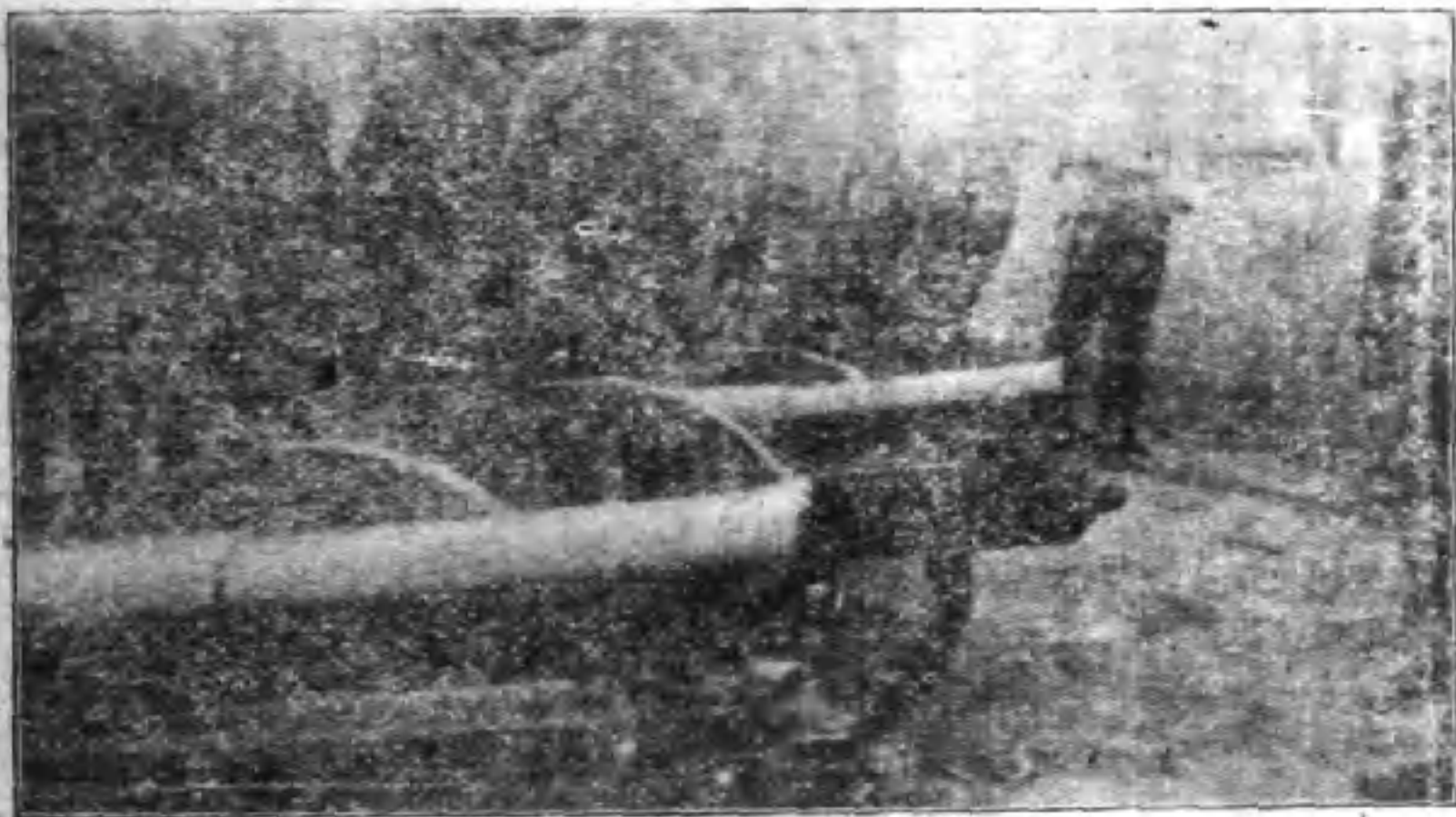
「請你再原諒數天，無論怎的，都設法給你好嗎？」

經過了數次誠懇的要求，方得黃先生允許兩天的人情。

在富人好夢方酣底晨光曦微中，他已背負着一大包東西走向城市

去泉失守之訊，乃下令砲兵團出動青石嶺（距承德卅里之要塞）。時隊兵紛紛索餉，湯氏無奈允每人接濟三元，三元不允五元五元復不允，乃經多人勸，每人發接濟十元，兵士運砲出動。但全團兵額集中，止能運一菸人之砲，蓋吃空額已至兵不如砲多矣。運砲未及到達，敵鐵甲車已馳至，湯氏即刻下令退却，敵遂於二月六日佔領承德。但佔領承德之敵僅一百卅二輛鐵甲車也，大部敵兵遲五日方始開到。是時我軍在赤峯北部補充整理約三日，敵機掩護騎兵東攻，同時得悉承德已失，三日湯玉麟不戰而逃，內外煎迫，乃隨戰隨退，至圍場，原擬退多倫待命。但探報多倫已爲馮占海部先到五日佔據矣，乃率部退守溧平豐寧兩縣。整頓部屬，收容殘兵，待援徐圖恢復，乃商請地方紳商，組織軍政委員會，維持治安，以代行省政府職務，經兩月之訓練與整理，大致均有可觀。時僞滿洲隊彭飛部，奉命攻沽源，我軍得訊，乃集合同所部，佈防於大灘五道營子一帶，邀擊於中途聚而殲之。是役計獲山砲四門，機槍

廿七挺，步槍二百七十餘支，彭部完全潰散，獲敵指導官三人，就地正法，我軍未傷一騎一卒，爲作戰以來之一大快事。



上圖截獲之偽軍山砲之一

可是那些典當的門還沒有開，他站在路旁，徬徨着，東張西望，忽給一位警察將他抓着，厲聲來詢問。他慌了，慌極了，囁嚅說道：「老爺，可憐我呵！我由鄉裡趕來這裡當東西的。」見了這種神情，警察祇有微笑着走開。

冷淡的馬路已變爲熙來攘往，熱鬧極了；那薄弱的太陽，正高高懸在蔚藍底天空裡，可憐他負着這包東西，走了十多間典當，還沒有丟掉，急得他滿頭大汗。最後，走到小押店纔把那包東西放下，垂頭喪氣走回原路。

這時她倚在門口，手裡抱着一個小孩，眼巴巴向東望，及見了他的影子，方邁回屋裡，他也一直跑進去，一言不發，連呷了兩大碗茶，沒精打彩喊道：「天哪！我們窮人家，受苦還不夠，還要受官司的苦嗎？」

六、塘沽協定與結束部隊化整爲零

塘沽協定一紙書，湮滅數百十萬健兒之血，所有東北抗日志士，聞訊無不痛心流淚，表示異常失望。日逆以戰勝餘威，調遣大部屠殺我長城戰士之兇徒，轉而屠殺我義軍袍澤。亘數月之苦鬥，由割地固守之戰，轉而爲棄地游走之戰，再轉而扼要守險，負隅死抗，但最後則彈盡援絕，嚴冬風雪，無褐無衣，雖具鐵血之心，勢

無再戰之力結。果不得不化整爲零，以渡

殘冬，以期再建。但我三千萬望眼欲穿，亟待收復失地之父老，則淚盡繼之以血矣。近年來，抗戰志士雖化整爲零，形勢固無龐大之結合，但實際成績之收穫，遠不在百萬戰士苦鬥之下。國人試一檢閱東北各地覆車暗殺，僞滿軍警之反正，地方民團之揭幟起義，當知化整爲零之收穫也。

二三、一二、二〇、於羊城

我們對於寧粵合作的看法

黎強

我們站在革命的立場，對於最近過去的所謂寧粵合作問題，不能不下很嚴厲的批評。

爲什麼合作問題偏在此時產生？西南由於政治的關係，迄今空擁了革命的口號；抗日，祇做到不贊成降日；剿共，祇做到不許其匪竄粵；打倒獨裁，根本未能做到。也許西南的當局，覺得再幹下去也不過是如此，所以很想就此結束？作者一向

以西南的同情者自居，自從聽到了寧粵談合作的消息，不免替西南的前途，抱着無限悲觀，悲觀之餘，早就想寫出一些忠告

。最好的忠告莫如批評，讓我一件件地說來，關於齊電，有電，汪蔣感電，西南魚電，及事後胡先生的談話。

一、關於齊電。——當初齊電的本身，不是求合作，是挑戰，革命的少數中委，向反革命的中央正式挑戰。二十三年八

「怎樣，還不夠嗎？」她着急了，眼淚紛紛落在小兒頰上。

「一大包東西，祇值六塊錢，怎夠呢？可惡的王八蛋還不肯收，說要捉我到縣裏呢。……唉！我還看見他抓了兩個同樣不幸的人啊！」

沈默的空氣，給小孩一陣的哭聲衝破，他突然走。聰明的婦人已知道丈夫想在小孩身上解決他的困境，不由自主嗚咽起來探聽他口氣。經了數次磋商，便決定將孩子賣給前村的張伯伯。他糊亂食了晚飯，冒着夜寒跑到前村去。

三歲無知的小孩，還不知快要離開慈愛母親的懷抱，到別人家來做螟蛉子，仍笑瞇瞇的倚在他媽媽膝前。可憐的她，五中如焚，兩目死釘在枯上灰淡的燈光，那熱淚滾滾落在孩子的頭上。門外履聲，已由遠而近，她知道他回來，連忙用

月十二日，南京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通告全黨黨員，說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重要議題，是下列的四項：（一）召集國民大會案；（二）修改總章案；（三）推進黨務案；（四）確定施政方針案。南京中央似乎暗示黨員，於五全大會祇可討論這四項無關宏旨的問題。

並且這四項議題的內容，又已「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第一項，是要結束訓政，取消革命。第二項，是要以新軍閥為革命黨的總裁，乾脆建立法理上的獨裁制度。第三項，是消滅國民黨，推進藍衣黨。第四項，決定「集權統一」的施政方針，打破地方軍閥的割據，造成中央軍閥的家天下。稍有常識的黨員與國民，讀了這四項議題，未有不感覺到太受南京的欺侮。正在這天下敢怒而不敢言的時候，西南在九月八日，拍出了大快人心的齊電。

僅以電報來對抗反革命的當局，老實說，本沒有多少人肯表同情。但在全國都沒有辦法的時候，人民一向也只好姑且滿

足於西南的電報政策。況且這一次，齊電的語氣不類尋常：「同人等為維護本黨，鞏固國家，誓必堅持上述主張，奮鬥不已，苟利於黨國，任何犧牲，在所不辭！」齊電以補充議題四項，對抗中央所頒布的「空洞落漠之議題」。那四項呢？（甲）整飭政治風紀，懲戒喪權辱國之軍政當局。

（乙）嚴懲一切淆亂社會，危害黨國之禍首。○（丙）確立外交方針，并國防計劃，以維護國家之生存。○（丁）確定最低限度生計建設計劃取消破壞本國工商業及國民民生計發展之額外關稅稅則，并整理財政，救濟農村。這四項如何達到，齊電不曾明說，但是讀者不難猜想。甲項，是要蔣汪下野。乙項，是要解散藍衣社。丙項，是要取消親日降日的外交政策，代以抗日的政策。丁項，是要取消媚日的關稅新稅則，與亡國滅種的濫發公債政策，代以保護關稅，與計劃經濟。這四項果能實行，我們不能不說是與中國有利。

然而事實又何如呢？誠然，西南的苦

袖子揩幹眼淚，撫摩着孩子，偽作沒事般，免使他看見傷心。

他興奮地走進來，目覩她母子倆的親愛，不禁悲從中起，望着窗外流淚。「成功沒有？」辛酸的聲音，使他嗚咽，祇有微微點頭。最後



她催促了幾次，方把孩子抱起，然而孩子像知道這幕悲劇一般，呱呱哭起來。頓使他悲憤，心傷，不由自主倒退了幾步。同時她也幻想到一個可愛的親生的骨肉兒子，爲了金錢壓迫，使她母子分離，眼巴巴便

心，我們應該敬佩。我們所要責備的卻是，西南未嘗不知南京決無意於採納，却又如以前一次一次的故事，所做的工作止於電報而已，絲毫不曾作第二步的準備。也許我們太苛求於西南了，太不諒解西南的政治環境了。我們於此，也請西南當局諒解我們自己，因為我們實在眼見着，一般民衆對西南的熱望，對西南的苛求，更甚於畧知西南內容的我們。

二、關於有電。——齊電發出了兩個星期，所謂中央如同啞了一樣，一句話也不回答。這策難怪，叫牠拿什麼來回答？降日的政策，難道也有理由？至於蔣汪就此下野，也不能如此容易，況且西南又有什麼令人可怕？西南爲了自己的尊嚴，不得不再來一次警告，這便是有電了。

有電一方面質問南京何以裝啞，一方面又提出五全大會開會的先決條件。齊電所提出的，是五全大會的補充議題，對於五全大會的本身，尙未疑問；有電則以爲根據南京對齊電的裝啞，對新聞界的壓迫

，認爲五全大會應否開會已成了問題，因此就說，除非南京「立即施行」下列兩個條件，西南才肯相信未來的五全大會能夠「充分行使其職權」：第一「履行本黨」人民有言論出版自由權」之政綱」。第二「履行本黨民主集權制度，予中央委員及海內外各級黨部黨員對於黨務政治軍事外交，應有的充分建議討論及批評之完全自由」。拿我們的話來說，第一，南京要立刻改變壓迫輿論的政策；第二，南京應容許異己份子發言。再說得深刻些，輿論界應該起來，爭取本身的自由，並擁護西南的救國主張；全黨的黨員應該起來，保衛黨的民主集權制度，反對新軍閥的篡黨。

的確，有電就內容的充實論，已比齊電進了一步；就發生的作用論，也比齊電得到更大的成功。不僅西南的政府當局，自動地取消了檢查新聞所的名義，而且上海與平津的新聞界顯表示了相當的同情。我們也認爲，有電這一類的警告實是革命高潮所必需的激盪，足以促成反動統治者

要將他賣掉，就在此刻。刺擊的哀痛，使他癡狂，亂吻着孩子腹部。

更樓二鼓，全村的人們已睡得像死了一般，沈寂得可怕，祇有他携着斗光般燈兒，踉蹌地走回來。到了門前，竊聽了一回，方走進那所破舊茅寮；她的影子已無踪，嚇得他全身顫動，喊了兩聲，那有回音？使他急如小鹿，喉間格格，吐出一團鮮血，連頸帶撲，衝入房裡，瞥見她睡在床上，遂撲到她身上；可憐她已哭到暈了過去，雙目紅腫得像胡桃一般，枕兒也給淚兒濕透。

是甜是苦，抑不着心中的辛酸！徐徐在袋裡抽出一捲鈔票，慢慢數着，熱辣辣底淚也隨之滴在鈔票上，未了，足足五十元，他看了又看，忽的瘳惡起來，氣憤憤，死握着鈔票，喊道：「天呵！這是我親骨肉的代價呀！」第二口鮮紅的血

的內悻與傾頹，增加一般羣衆對於革命的
信賴。果然，昏瞶自大的南京當局，也不
得不於十月三日，以滑稽無聊的中央秘書
處江電，向西南中委爲空洞詐僞的搪塞。
這搪塞自然遭了應得的沒趣，西南也用執
行部秘書處的名義，覆了一個不客氣的覆
電。

有電暗示了西南的反中央的決心，這
區區的暗示已令南京駭怕。我們熱望西南
的人，愈加確信，倘若西南果能毅然而作
行動上的表現，南京的崩潰就在目前。我
們願以爲西南鑒於有電的成功，總可以到
底明白了這南京統治的空虛。不幸事實又
告訴我們，西南的強硬態度，竟以有電爲
最高點。這是何等的千古遺憾！

三、關於感電。——也許西南的發言
人要來解釋，說有電發出以後，江西的共
匪恰好全部西移，蔣介石的七十萬大兵，
緊隨着駐屯福建江西湖南三省的南部，南
京與西南之間從此失却了緩衝地，所以……
○如此的論調，的確令人灰心，灰心

於西南的立場與西南的眼光。第一我們要
問，革命者是否必須以緩衝地的存在爲革
命的條件？第二，我們要問，蔣介石的武
力威脅，是否真有內容，值得畏懼？

關於第二點，最好的答案便是汪蔣於
十一月廿七日所發出的感電。就和平與均
權的立場來說，感電未嘗不好，然而出之
於素以獨裁與統一爲標榜的汪蔣之口，真
是令人替中國的一般政治家大爲慚愧。主
張，原來是如此容易犧牲。雖張作霖或陳
炯明復生，也不能想出如此完備的割據理
論與割據綱領：「（一）關於法制，中央祇
規定原則大綱，……其實施辦法及詳細
條理，則由各省市自行釐訂。（二）關於用
人任命之權，固操之中央，而人選則應由
各地方長官，就有法定資格者，選擇保荐
。（三）關於地方行政及經濟設施，應由地
方斟酌實情，擬定計劃，編制預算，呈請
中央核定施行，中央於核定之後，但須按
其程序，考其成績，而不必遇事干涉，使
得自由發展。（四）關於中央與地方之財政

，也隨尾聲落在地上。那時門外的
北風，正起勁兒呼呼的叫着，像替
這可憐人一鳴不平之氣。

自從薔薇花謝後 少文

爲秀珍而作

薔薇花謝後，你的消息無端地
在咫尺之間消沉。有時走過了你的
故居，恍惚還見你舊日的鬢影，不
過再聆不到你清銳的辭鋒，聽不到
你嬌艷的顏容。但深深知道同時深
深流淚的是那熱烈的情緒；然而這
內情是如何？你是不負任何方面的
責任，最後祇能歸罪於那擺佈播弄
你的造化的不仁。

x x x

可憐的朋友！以你那樣可人的
丰度，聰慧的天性，應該站在時代
的前頭，來揮發蘊着胸頭的本領，
指導那長禁在黑暗地獄中伸手持援

利益。汪蔣以爲這才是誠低西南的聲價，卻不知道固然是看不起別人，尤其是看不起自己。別人與你爭正義，你們卻與別人商量利益！

感電暴露了南京的空虛，暴露了南京的卑鄙。西南若能看清這一點，很應該鼓起勇氣向南京作一步的要求。可惜我們又失望了。

四、關於魚電。——魚電的本身並不令我們失望，我們所失望的是西南除了魚電以外不曾有其他的辦法，尤其是有了五中全會，而不去運用，使得魚電成了國際之間的一種外交文件，使得南京恍然大悟西南的空虛與他一樣。

先就魚電的本身來說，拿二十年的和平會議的成案，來對付南京的感電。換句話說，拿均權的文章來對付均權的文章，這實在是很妙。我們所贊成的是魚電又加上了關於外交問題的和平會議成案。和平會議曾經議決了（一）極力抵抗，（二）收復失地，（三）死守錦州。『今則事實完全背

道而馳，竟乎釀成偽國，繼失熱河，猶復與以通車通郵，此尤使同人等痛心疾首，上無以對總理，下無以對國民者。』

我們所遺憾的，便是自從有了王寵惠孫哲生兩位代表南下，與南京的感電及西南的魚電，論爭的焦點輕輕地從事的問題轉到人的問題，從對外抗戰的問題轉到對內拉攏的問題。老實說，仍若是僅僅爲了均權，誰還願意管你們西南本身的事，尤其是北方各省的革命者！

南京統治的內部誠然是空虛，然而若是西南竟然讓步，牠當然要逼進一步。愈是卑怯的人，便愈想欺侮較弱一籌的人。我們看到歷史上的暴君，常是對外甘心屈辱；對外作戰的敗將，常常喜於割據，喜於壓迫人民。我們又看到大戶的奴僕，對主人愈恭順，背着主人愈能作威作福。今日那些甘心降日賣國的，何嘗不也如此。西南若能強硬，也許蔣汪可以讓步得出於意料，例如感電。反之，西南若是退一步，蔣汪也必然地要進兩步。這就是我們的

詔華荏苒過了數月，我希望你們打破了無聊的圈套脫身不適的環境，向另一方面奮勇地追求着你所希冀所需要不可缺的新生命！

親愛的朋友！你莫以爲前途是黑暗無光，須知過大海茫茫裏，還有孤矗着的燈塔來引渡孤舟前進。也要知道二萬萬的同胞中雖有不少的革命者，可是犧牲的犧牲，厭世的厭世，贖下來的有幾位？那你便不能推諉你責任，重新振奮起來，作一般被壓迫的女性的引導者，從環境中找尋出路啊！

滅亡

泡沫

對於那最先起來反抗的人，滅亡一定降到他身！

我不怕！叛徒們！來喇！
歡迎滅亡的到來！

x x x

看法。

五中全會到了，西南爲什麼又同住日一樣，採取半敷衍的態度？那些代表，社會久已傾軋，自然，六人也有他們的長處，但是他們決非能鬥爭的人物。似乎報紙載着，這六位代表答覆南京當地的新聞記者，竟謂「並未攜有提案」。這許是中央通訊社的造謠罷！然而事實赤裸裸地告訴我們，五中全會未嘗討論所謂西南的提案。西南即使沒有提案，難道齊電的四項，有電的兩項，魚電所追加的和平會議成案與四全大會成案若干項，都一概不成討論對象了麼？

於此，我們又不能不責備諸位滬中委。滬中委差不多全體出席，竟然也是默然不提一案。我們不欲研究滬中委對西南的態度，我們頗希望他們能始終以政治家自期。政治家對於自身主張的貫徹，至少應有獨立奮鬥的精神。當友軍中途表現了懈怠，難道自己就可以藉此也懈怠起來，甚至不僅懈怠？滬中委大都是能言之士，最

適宜於會場雄辯，爲何也輕輕地放過了五中全會呢？甚至不僅放過，參加了五中全會，而不發一言。唉！請你們自己來解答罷！

王寵惠與孫科兩位代表，努力求全國的和平，防內戰於未發，我們很爲欽佩。他們兩位很像是站在南京的立場，來向西南作疎通的使者。他們若是能本着愛國的精神，毅然採取革命的態度，放棄以拉攏妥洽爲救國捷徑的態度，我們便要愈加欽佩他們了。

五中全會的本身，有什麼值得批評？一大羣的官僚，甘心聽受一二有力者的指使，賣國也好，不賣國也好，對西南妥洽也好，不理西南也好。可憐孫中山先生將黨交與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苦心，完全付之東流。多開一次五中全會，不過是黨的腐化，更多一次表現而已。

五、關於胡展堂先生的談話。——這一次，正如以前一樣，全國革命者所看見的，依然是胡先生的始終不妥洽的精神。

托爾斯泰說：「要建設新的，非破壞舊的不可，」

同志們！來喇！我們爲大眾而吶喊！

不要畏懼那狗使動的劊子手，歡迎滅亡的到來！

× × ×

我們要反抗，我們要破壞。

我們也需要建設！在那十字街頭建設！

不要畏懼那狗使動的劊子手。

同志們！來喇！歡迎滅亡的到來。

夜深隨感（一） 風

夜深了，想睡却又睡不着，窗外的雨聲，一陣急一陣緩，似是不會停止的意思，打在葉子上，瓦面上，滴在階上，混和着像奏着自然的交響樂，「得得」和「鏗鏘」的聲响

當王孫二人奔走省港的期間，合作的空氣籠罩着很濃厚的分贓臭味。所謂某人主席，某人院長，某人此部，某人彼部，謠言紛紛，令人頗有「以義始，以利終」的感覺。結果，五中全會揭穿了王孫二人的無辦法與南京對西南的無誠意。不僅所謂個人出處問題，未有下文，連西南的齊電四項補充議題，也不會決定列為五全大會的議題。至於有電兩項先決條件，與魚電的再提和平會議成案，更是絲毫未理。反之，汪蔣威電的無聊文章又重新註解了一遍。虛偽的贖匪肅清，又受了一次讚嘆。危急的華北現勢，與失去的四省故土，卻依然置於腦後。到了這個時候，似乎胡先生忍無可忍，發表了對新聞記者的談話，將王孫交涉的內容，昭然公佈於國民之前。內容是什麼？不妥洽！

由於領袖能有如此態度，所以一般革命者對西南的期望，立刻恢復。事實上，胡先生不僅是西南的領袖，是革命的全中國的領袖。我們相信，最擁護胡先生的，

尚不是現今居住於西南的人們。是誰呢？是困苦奮鬥於東北前線的英勇的義勇軍！我們敢說，惟有工作於義勇軍中的同志，才是胡先生主張的真誠的擁護者！的確，他們爲了抗日，曾受了南京的壓迫與胡先生的鼓勵，他們若是聽到了胡先生也與南京商量什麼合作，真會氣憤傷心，至於發狂。中國，難道真是到了末路，全國竟然沒有一個真正愛國的政治家？胡先先在談話中也告訴我們，曾有一位同志，爲了合作問題，正式地質問他：「我輩追隨先生，同情先生，徒以先生爲有主義，與能獻履一切權利，爲革命奮鬥之人耳。今若此，先生從此或即無災無害，而我輩向日處危境，坐待宰割。即不然，我輩亦不能如此反覆，以愧對我輩之良心與主義。先生將何以教我？」胡先生的答覆很簡單，南京既已派了代表來向他表示悔悟，他就叫南京再拿事實來表示「徹底改革其錯誤政策之決心」。什麼事實呢？治本，是實踐和平會議的前言，接納齊有兩電。治標，

隱約地由遠處傳來，那是小販的叫賣聲吧，呵——淒涼的調子。勃勃汽車的喇叭聲，嘈雜地似是很神氣的，震盪着夜雨的都市的空氣。

推窗一望，涼風送面吹來，自然的深深的吸一口氣，清新中有着甜的味道。炎熱真的給秋雨洗淨了，街燈無力地放射着微弱的光，建築物像巨獸般聳立在黑越越的天空底下，都市在雨聲中酣睡了！

茶烟會使人失眠，却又是失眠者的好友，在這樣的夜裡，吸過一口苦茶而後噴着——一口口的烟，是多麼奇妙呀！過去的悲歡，未來的幻想便會陡然湧上心頭來。我想着我底故鄉，正滿是綠油的秋稻吧！然而又滿是破衣菜色的老百姓……又想着去年的秋，黃，柔，火藥的氣味……唔，然而流浪是有味的，我不敢幻想着將來生活的鞭子，悠

是(一)開放人民言論集會出版之自由。(二)確定入川勸共，不再以大兵威脅西南，造成內戰空氣。(三)對於革命同志，不得再行敵視暗殺，並須解散殺人組織的藍衣社。

胡先生接着說，「今後和平前途是否有望，南京政府是否將改絃易轍，痛自悔悟，胥視其實際改革之答案如何而定，如空空洞洞，但云和平合作，而對人民之壓迫如故，對西南之威脅如故，對內政外交之錯誤如故，甚至縱恣其非法組織之殺人如故，則非余之所敢知矣」。

現今五中全會又過去了，南京的事實答案在那裡呢？關於治標的第一項，不僅人民依然無言論的自由，而且申報經理史景才又遭暗殺，路人皆知乃藍衣社所為，政府迄今未有申辯。關於第二項，共匪久已泰然無阻地進佔了黔東，四川近在咫尺，而蔣氏始終未允入川剿共，反叫劉湘邀游西湖，坐令匪禍擴大，關於第三項，更簡單，北伐首功的任應岐同志，與收復多

倫的吉鴻昌同志，先遇暗殺未中，又慘遭非法槍決。

喧囂一時的寧粵合作問題，經了空空洞洞的五中全會，已於事實上告一結束，到了胡先生發表談話，在理論上又得了最後的估定。

那末，我們的結論是什麼呢？胡先生的歷史，是革命；西南所號召的，也是革命。南京，久已自己承認了反革命。在革命與反革命之間，祇能有妥洽，不能有合作。即使有合作，也必須革命的一方拋棄革命的立場；或是反革命的一方，拋棄革命的立場。因此，這一次的合作忽爾成爲問題，忽爾化爲烏有，確是無足怪了。西南，也只有於不與南京合作的前提下，探求牠的前途。西南，而且應該有革命的表現，以自別于南京。就最低的限度來說，也應該立即實行胡先生所贊於南京的三項治標辦法：

其一、南京既已不肯開放人民的言論

悠的歲月……幻想是會使人發狂的，曾經有人說過。

雨愈下愈大了，單調的沙沙地響！

十月二日午夜

夜深隨感(二) 滄萍

夜深了，月亮放出了燦爛的光華，懸掛在空際，好像指引人們尋求光明的大道！她雖然與人們相隔着很遠很遠，高處天空，但是人們有了什麼感想，每向着她發洩，向着她申訴的。

「對月當歌」也不過是對月申訴自己心中無限的事情，但是無論你怎樣的歌，月總是無情地圓而復缺，缺而復圓，銷滅淨盡你底往事，白了你底青青之髮，偷換你底天真爛漫的童年，「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這就是詞聖李後主由月的圓而缺缺而圓中消失他的地位後的怨言了！

集會出版之自由，西南卻應該自動開放，新聞檢查所取消了，是否西南的人民確已有了完全的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出版自由？我們不能不要求西南的當局爲進一步的革命措施。

其二、南京既已不肯入川剿共，西南就應該立刻派兵追擊共匪。這一點，似乎西南已經在做，又似乎尙有待於南京的准許。我們頗希望西南顧念全中國的大局，勿再遷延，試問西南主張抗日，反對塘沽協定，當初也會等候了南京的准許沒有？

其三、南京既已仇視革命的同志，則西南自應友遇一切的革命同志。友遇，西南確已相當做到。至於援助，恐怕還沒有罷？從現在起，西南要看破苟安，看破財政上的困難，以全副力量援助反日的義勇軍與抵制日貨

的團體；援助反共的團體與剿共的軍隊，援助打倒獨裁的各省革命份子。

也許有人要說，這以上三點都是做不到的，因爲第一，人民若有言論集會出版的自由，反動者的勢力便要抬頭。第二，派兵追擊共匪，無若何多量的兵可以抽調，而且給養也困難。第三，援助義勇軍與革命份子，西南根本沒有錢。我們也要很冷靜地回答：第一，果其自己具有理論與行動，便不怕喪失革命的領導權；第二，真心剿共，就不會感到追剿的困難；第三，義勇軍與革命份子所希望於西南的並非僅僅是錢，而且西南也大可不必再擺出富翁對乞丐的態度。

總之，西南之所以未能與南京合作，革命民衆之所以不敢希望西南與南京合作，完完全全是因爲西南與南京究竟不同。若是西南也惟恐開放了人民的言論集會出版的自由，便有大禍臨頭；若是西南也顧慮追剿共匪之影響於自己的實力；若是西

人本是一種自私殘忍無恥欺詐手段高強的動物，誰欺詐了他人，自己得着勝利，就對月誇耀自己欺詐手段高強；誰受了他人的欺詐，對對月直訴自己的委屈。所以「月」你說如多情，可是她也會增加失意的人們的傷感，你說她無情，她可以增加得意的人們的快樂，大概月總有她一番的心事，不能對人們說出她自己的苦衷，只有以虛偽欺騙的態度來對付人們吧！

有資產者也爲了月的圓缺，失去了他的資產，無資產者也是爲了月的圓缺，欺詐了他人的金錢。有資產的時候，人們總是恭維你，說你是一個上流社會的巨子，你的行爲，雖然卑鄙，人們也會說是上流社會所特有的高尚行爲，你的手段，雖然極端奸詐，人們也會說是上流社會所應有的交際手段……總之欺詐勝利者處處皆可得人們的信仰

南也仍然自居爲富商大賈，以義勇軍與各地革命份子爲窮人，爲乞丐：那末，西南

與南京的分際就模糊了，不如乾脆「合作」的好。

——完——

中國工業的病態

馬艾文

中國的門戶，給歐美列強經濟的力量

打破之後，士大夫的稍具眼光者，無不覺悟到自身工業建設的重要，因是而從事各種工業的建設。但自開始從事建設一直到

現在，也有好幾十年的歷史了，只這一段時期中，各種工業建設的狀況，只是屢起

屢仆，却始終不能在國內造成一個比較持久一點的，完全的，而且像樣的工業。那麼，我們眼看着有些工業是曾經滋長繁榮

的，但經過不久，便又花殘葉落地衰敗下去。有許多近代的工業，便很乾脆地無從

建立起來，弱小無力的手工業，更不用說是接二連三的崩潰下去了。

中國工業不振的原因，近年來已經經過不少專家們的討論了，可是，這個現在

還沒有痊癒的病症，我們趁牠還未病入膏肓的時候，不防也來診斷一下，看牠所患的是什麼病症吧。

中國目前所遭遇的災病，大概來說，

可以分爲兩類：一是外來的壓力；一是內在的缺陷。現在就將這兩點來討論下去吧。

一、外來的壓力

中國工業因受外來勢力的壓迫，而呈露着凋蔽的狀態。這是很明顯而普遍的。

例如在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一八年世界大戰時期，歐美各國都忙着從事戰爭，便不能不

把他們握在手裏的經濟生命放鬆了，於是中國各種工業，便能像雨後的春筍，蓬勃

地發展着。就中尤其是紡織業，祇是上海

，人們的崇拜。倘一旦由有資產而變爲無產者時，則以前恭頌你的時常現着阿諛諂媚的面孔對你的人們也會轉變成了鄙視你的面孔，你以前曾受人說高尚行爲的，也罵你是卑鄙的行爲了，你以前曾受人恭維的交際手段，也罵你是奸詐的手段了，罵你是一個不善積蓄者，罵你是一個爲富不仁，應有之果報……總之以前一切值得人們恭維，值得人們讚揚的，因爲失了似圓圓月一般圓的金錢，保障力也隨着月的圓缺而變遷，受人們的唾罵受月亮的凌辱了。

「烟月不知人事改」這句話本來是不差，但月總究竟是月，人究竟是人，人不能歸咎月的不是，月也會受浮雲的襲擊，失去她的光耀。月的圓缺是造物的奧妙，人之悲歡，是人的常情，所以月只可以愚弄爲名爲利，庸庸碌碌的人們，倘能

一地，便發展得令人驚歎不置了。但是，戰事一停止了，歐美的資本主義者，便又重整旗鼓，殺回到中國來，以圖恢復他們已失的市場。以中國這樣幼稚的工業，那裏是那技術精巧，資本雄厚的他們的對手呢！因此，中國貨一和歐美日本的貨物接觸之後，便節節失敗，捐兵折將，而造成今日潰不成軍的地步。

在中國市場上，與國貨競爭最烈的，要算是日本的商品了，由歐美輸入的製造品，大多是我們現時所不能產生的貨物，不論是在技術上，在經濟上，以及在生產的資料上，都是這樣的情形。但是，日本的工業製造品便不同了，他們的情形和我們一樣，是很難希望在重工業這方面發展的。因此，他們只能以輕工業為努力的標準，而來大量製造。況且我們的生活程度，和日常需要，又很和日本人相近，所以他們製造出來的工業品，便很適合我們的脾胃，而在中國市場上橫行直撞，無孔不入了。這便是歐美的工業品，在中國市場

上不能和日本的工業品競爭的地方，也是中國國貨工業之所以不能發展。我們救治中國的工業，便要確定日本為我們理想敵人，唯一對象。

即以我們視為中國民族工業最要部份的紡織業來論，在最近三年災難迭至，國難嚴重中，我們的紡織業雖有相當的發展，然而日商在華棉業發展之速，則更超越我國。目下中國紡織業之一的現象為減工，停工，存貨積滯，這種現象，雖然是因為受着國內不景氣的影響，然而日貨大量的傾銷，這也未嘗不是近來國產紡織業停滯的原因之一吧。從去年四月底起，全國平均減工百分之二十三，據本年六月底估計，停工紗廠共達一十家，紡錠三四〇〇〇枚，上海存紗經常在一〇〇，〇〇〇萬包以上。

因中國工業資本的貧弱，便不能與資本雄厚的列強的實業家相競爭了，如捲煙業一行，便可以明顯地表現這種情形了。民國十五年五卅事起，抵制外貨的空氣，

以寬大為懷「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心情，怎能受月的播弄呢？

猛醒

及仁

朋友！猛醒！

時代已經怒吼了，

帝國主義的殘暴與凶橫，

難道，你敢說：「我沒有聽見」？

而今，家犬已變了引虎入室的

惡棍，

起來呀！抵抗！

勝利方能屬於我們。

撕破那紅信箋吧！

你不要再作那粉紅色的幻夢，

時代已不容許我們如此了。

要生存嗎？

——我們只有奮鬥。

看呀！帝國主義的壓迫；

一天一天地在進展，

聽呵！被壓迫者的哀聲，

已衝破了象牙之塔，

瀰漫了全中國，中國的捲煙業便乘時興起，發展之速，大有一日千里之勢。民國十六年，捲煙統稅加重，各地土煙充斥，並以人民購買力薄弱，各廠營業，大不如前，小廠紛紛停閉，所剩下來的不過五六十家。○又中國捲煙廠與英美煙公司的對峙，也正像中國紗廠與日本紗廠之關係一樣。○二十年，中國廠統稅數目，多於英美煙公司，二十一年份則逐漸相等，二十二年則少於英美煙公司。○這種因貧血而不能持久的病症，誰也可以知到的。

幸而近三年來，政府對外已經取得了關稅自主權，而一向認為國產工業的桎梏的釐卡，在數年前，政府也已經毅然取消了。○這樣，也可以算為發展國產工業的一種先聲吧。○政府在許多情形之下，也未嘗不盡量設法保護本國的工業。○不過，中國工業現在還在幼稚時期，需要保護的情形比較迫切，需要保護的程度，也比較深廣。○所以，在許多情形之下，政府所定的稅率，還覺不足保護本國的工業。○因為政府

的保護稅率的加高，不能不有一個限度啊。○除非該項工業為立國所必需的，否則，政府還須顧到消費者的利益。○例如：政府對於與文化有關的紙張之輸入，未嘗不可特抽重稅，以保護本國的紙業。○但是，如果本國紙廠現在的設備，所生產出來的紙張的價格，將較舶來品為高，這無疑是增加了文化所付的代價，而阻滯文化發展的趨勢了。

但是，我們也有些要考慮的，便是政府的收入多半來自關稅，現在有些出口貨都已經減低或免除了，倘若再把外貨的進口稅增加到使外貨沒法進口的時候，那麼，在政府方面豈不是損失了一宗財政的稅收嗎？

在不久以前，中國在南洋群島一帶，也有很大的貿易的。○到了現在，已經有許多市場給日本貨搶去了。○近二三十年來，因日本貨物向着南洋印度一帶地方努力傾銷，中國貨便沒有能力抵抗而歸於衰落的地位了。

軍笛不住地在狂鳴，
旌旗在滿天飛舞，
朋友，難到你沒有看到嗎？
他們的末日快到了呀！

——除我們之外，尚有何人？
邁進吧，撞帝國主義的喪鐘的，

一九三四，十二，設於南國

一個寒宵

及仁

天空是黑的，
連一顆星看也看不見，
大好的河山上，
堆着白的雪，紅的血，
嚴寒的北風在狂嘯，
萬物都好似入夢了。
我靜靜的出了後門；
我一顆熱的心在狂跳，
我從袋裏拿出了手槍，
我吻着他，自語道：
今宵；我要借你向他呵！
「凶惡的強盜呀！你是否要掀
動太平洋中的戰濤？」

不過，外來的壓力不是完全沒有力量抵抗的，而且有很多工業還是因為自己的不健全，不求改進，以致從前曾盛極一時的貨品，現在要在國際市場上消聲匿跡了，像絲，茶，桐油的原在國際市場的失敗，便是因為自己的不求改良的原故。而新興工業如油漆業，熱水瓶製造業等，因國人的努力，而將外貨摒出國境以外，現在仍在發展中。便由此，可明白中國工業並不是沒有發展的可能，不過，國人不善經營吧了。如果能善事應付，即使外來的壓力雖大，也不足致我們於死地的。

因此，我們要抵制外貨的競爭，除了政治力以外，還要工業界自身來打出路，如從用品的改良，設方法使成本的減輕，以及各廠衆聯合起來，以求增厚實力。這樣，即使等到列強的資本，雄厚猛烈地向我們衝進來，我們也可以抵擋得幾個回合吧。

(未完)

創造歷史的人

強

是誰，
能違抗自然的趨勢，
將社會轉移方向？
是誰，
能獨行他的堅強意志，
實現他的理想？

讓我們讚美，讓我們禱祝
這無名的創造歷史的人！
說什麼，人受環境支配？
真受了支配，便不是一個創造歷史的
人。

我們要崇拜英雄，要崇拜聖賢，
因為他們，
才是真正創造歷史的人！
朋友，
當一般的同胞都已卑怯，
我們怎不需要英雄？
當衆人的心都已腐爛，
我們怎不需要聖賢？

讓我們歌唱，
爲祖國而流血的死者；
讓我們頂禮
爲主義而奮鬥的志士。
朋友，你別忘了，
惟有高超的情感與壯烈的犧牲，
才能喚醒這墮臥昏迷，奄奄一息的國
魂。
也惟有勇武的英雄與剛毅的聖賢，才
能擔負，
這屢次失敗，終該成功的大革命！
歷史，
誠然是由大衆造成，
大衆卻需要正確而堅強的領導；
正猶如作戰，勝敗是由於將，不由於
兵。
誰領導了大衆，誰就是創造歷史的人。
朋友，你若是真有意志，
便應該立刻起頭，創造你的歷史！

策源地

第一二期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八日

發行者 香港策源地週刊社
編輯者 黎 東 方
通訊處 香港對海青年會轉

神聖偉大 愛國之心
導我前路 作我援軍
光明皎潔 自由之神
我為爾戰 爾助我勝

我為爾戰
爾助我勝

大旗飄揚 軍歌雄壯
勇士雲集 敵眾胆喪
旗平寇滅 指日可望
功成奏凱 邦家之光

我國民 速武裝
整行伍 向前上

前進 前進
瀝彼穢血 肥我良田

——馬賽歌第六首。

所謂滿洲國 祝百英

追剿其匪的問題 黎 強

二次大戰與中國 毛少文

第二次大戰的負責者——日本 井 亭

中國工業的病態 馬艾文

怒吼吧，戰士們！ 雪芳

失業歸來 微明

吳稚暉與車夫 幼琛

悔恨 雪芳

迷惘的人生(劇本) 少文

定價每冊三分

全年五十二冊

一元二角

怒吼吧，戰士們！

所謂「滿洲國」

祝百英

自從瀋陽一戰，從此硝磺的氣氛，一日千里地擴大，自全部東三省，而東北四省，而「戰區」，而黃河東北，以至於保定空中，還怒吼過日本的飛機隊（見灤河戰爭時，我國全國各大報的新聞）。這好比一滴烈性的毒劑，滴在人身，毒素的作用，繼續擴大地向全身滲透。瀋陽的失亡，不僅是失亡瀋陽而已，東北的失亡，不僅是東北失亡而已。日本有了在中國領土上這一塊根據地，就近足以吞併我國，遠足以控制東亞。

這絲毫不是過甚之詞，更不是單指所謂滿洲國存在對我國的影響而言，却是事實上就是如此。我們現在且描畫一下牠的輪廓，總的鳥瞰一下。

「滿洲國」的統治機關，是由所謂日本使署，關東廳，偽政府三位一體的合管體。雖是近來，因日本本國政府中有文武兩

系之爭，將這三位的內部關係，改了又改，可是其中偽政府之為其傀儡，是一成不變的事實。這裡如果有爭執或改變，祇是日本統制力內部的問題。日本之完全直接管轄東北，是毫無疑問的。在日本出版的新地圖上，東北的顏色與三島相同。借着這真傀儡的偽政府，日本得以「貌似無關」的從關外通郵通車到關內，以伸張其觸鬚；又與各國接觸，變相地承認其所謂「獨立」（即脫離我國）主權，以向中原爭統治權。日本是以偽政府來擴大其政治上直接的統治。

如果政治上是這樣的話，則經濟上的佈置，更形嚴重。

在所謂「滿洲國」「新京」，早已設立了國家銀行，將全部金銀，統歸指揮。日金成為評估的標準，滙兌的基礎。偽滿紙幣，成為唯一的通貨，其使用範圍，現在已

怒吼吧，戰士們！ 雪芳

怒吼吧，戰士們！

速鼓着你們的勇氣，

速振起你們的雄心，

前途已露出莫大的光明了。

× × × × ×

「不貪生，不怕死！」

這是你們的口號，

這是你們的天職，

聽呵！後方的人已唱着歡送之歌！

× × × × ×

聽呵！後方的人們在鼓舞，

在祝你們勝利，

在祝你們復仇，

你們已否聽到這種歌聲？

× × × × ×

前面雖有敵人的荊棘，

也不可躊躇，

千辛萬苦，

是你們應嘗的滋味！

經濟展到了所謂戰區，連平津都可以見到

。金融與幣制的統一與「安定」，決不是包含甚麼福國利民的意義。真正中國的，民營的，舊式的，小本經營的金融機關，都受殘酷的排擠，摧毀，破滅。

同時，牠利用這種「安定」統一的金融機關，吸收現金銀，吸收資本，使全中國尚未失亡的部份的財富，都流向東北，或受其支配。一九三三年中，上海白銀也像一九三四年秋間那樣狂烈的流出，不過當時不是流向英美，而正是流向東北。中國交通等銀行，當時曾發表過談話，說爲了維持該行在東北分行內信用計，爲維持其營業計，不得不將現銀運往填補。即使這是實話，則也可以證明，日本當時在「滿洲國」內所行的政策，心定是迫使各該銀行，不得不意外的運填白銀。這至少是吸收現銀的有效結果，事實上，稍知內容者，沒有一個不知道，這些現銀，是運往那裡去投資的。當事者竟不否認，某銀行的

全國資本的半數，竟集中投資到「滿洲國」去。

我國的經濟命脈，竟如經過千百條的血管，流向東北去了。一個東北，在金融上，資本上，竟等於半個中國。而這種傾向，還在繼續下去。

經濟脈絡的交通事業，也不減於此。在很短時期中，東北沿海與內河航行，以及來往東北與我國各地間的輪航，日本輪船公司，幾乎成爲絕對獨占的形勢。在這些航線上，對於華商輪船，盡量排斥。譬如，我國輪船，駛到東北，其所需納的噸稅，竟比從前所謂「滿洲國」尚未成立，要增多十餘倍：一隻輪船一次人口需要繳納二三千元的噸稅。這使中國輪船，根本沒有航行東北的可能。而日本的郵船會社呢，却自「滿洲國」出發，七豎八橫的伸展其航線到我國全部：關內的華北，長江內航，福廈，港粵，以至於南洋。誰都知道，滿鐵是直接歸日本指揮的。現在全滿的鐵路，都歸滿鐵會社管轄。

死在沙場何足惜？

堂堂男子，

最合沙場死！

x x x

怒吼吧，戰士們！

萬死不辭的你們，

自身行足惜？

須惜好山河！

你們下了最後的決心，

便是雪耻的一天。

怒吼吧，戰士們！

失業歸來

微明

除夕，除夕，多少人爲你歡喜，多少人爲你憂愁？看啊！年年的今夕，愁人却比樂者多；尤其是鬧着不景氣的今年，白布紅字的飄揚着大減價和貼滿了大清盤的商店，觸目皆是。雖聽伙夥們聲嘶力竭地招引顧客，然而顧客寥寥，可知在這經濟恐慌中，雖習俗相沿好在除

計算在內。所以事實上，日人是掌握等於全國三分之二以上的鐵路線了，同時，滿鐵會社重新計劃迅速建築：敦圖，鶴（女岡）綏（化），哈（爾濱）洮，遼熱，（承）赤同（江），齊（克）黑（河），拉（哈）哈（爾濱），德（都）海（林），哈（爾濱）富等線。跟着平滿通車，滿鐵會社的勢力，就與平滿車上的日僑旗，並入關內。

日本的貨物，就在這莫明其妙的通車中，傾入關內：不知當作是仇貨，抑係友貨！

在航空方面，已經完成東北四省的周環航線，通過錦縣，昂昂溪，齊齊哈爾，哈爾濱，延吉，瀋陽等。

我們還知道，東北是最富於礦產的區域。現在這些礦產，全歸日本所有。單講熱河的油煤，已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寶藏了。現在滿鐵會社，正在積極着手作通盤的開採。計劃極其具體切實。在沿鐵道附近，成立鐵道村，從事一切開發富源的初步工作。

在所謂開發滿洲上，日資正在進行二十一公司的大計劃：

公司名	資金
滿洲煤礦公司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
滿洲探金公司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
滿洲煤油公司	五、〇〇〇、〇〇〇
滿洲製鋁公司	七、〇〇〇、〇〇〇
滿洲製鉛公司	五、〇〇〇、〇〇〇
滿洲電氣公司	五、〇〇〇、〇〇〇
琉酸工業公司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度量衡製造公司	未詳
滿洲酒精公司	一、五〇〇、〇〇〇
滿洲棉花公司	一、〇〇〇、〇〇〇
滿洲滑石公司	五〇〇、〇〇〇
滿洲興業銀行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林業開發公司	五、〇〇〇、〇〇〇
滿日通信公司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大興股份公司	六、〇〇〇、〇〇〇
豆餅製油公司	二五、二五〇、〇〇〇
滿洲製粉公司	六、〇〇〇、〇〇〇強
釀造工廠	三、〇〇〇、〇〇〇強

急急跳上樓去，門兒半開，已瞧見錦屏睡眼惺忪躺在床上，裹着一幅紅綾被露出半截粉臂，宛像美人春睡圖。頓使英愛火燃燒起來突抱起她的粉臉，在桃唇上接了一個長吻！

「快到中午了，還不下床。」英指着床邊的茶櫃上的鬧鐘說。

「我很疲倦，昨天晚上在王太太那裡打了半夜的牌，到今早三點鐘方回，所以，現在我的眼睛開不來呢。」屏拉了一拉被頭像渴睡一般；忽又回過頭來，伸出皓腕從茶櫃的抽屜裡拿出一卷賬單交給英。

「好了，急了我幾天，到今日才放下這個責任；等一會，收賬人來，你照這些賬單照數付給他們吧！」

英數了一數，恰巧，一打無零，除了三張是柴米賬外，全是綢緞館和菜館子的了。英有點怒了，埋

豆油廠

未詳

毛織品工廠

未詳

滿洲洋灰公司

未詳

看了上列表格，則誰也明白，全部東北特產業，以及通常經濟中的各種應有部門，都被日本的大公司所壟斷了。

這裡却有兩個公司，特別值得注意。

第一個就是滿日通信公司。原來「電通」，「新聯」，「聯合」三大通訊社，合組成個「國通電訊社」，作為滿日通信公司的一部份。而該通信公司，却不僅獨占通訊而已；牠是「為滿洲國之治安維持，產業開發，及文化之發展，有整備全滿洲電氣通訊機關而普及之必要」。（見「日滿通訊公司協通」）

該公司設立最高委員會，其人數分配如下：「滿國」方面，由國務總理秘書官（華人）總務廳長（日人），國務院主計處長（日人），國務院法制局長（日人），國都建設局長（華人），外交部總務司長（華人），軍政部次長（華人），財政部總務司長（日人），實

業部工商司長（華人），交通部總務司長（日人），交通部路政司長（日人），交通部郵務司長（日人），奉天電政管理局副局長（華人），哈爾濱電政管理局長（華人）。

日本方面，則任命拓務，外務，陸軍，海軍，大藏，遞信，司法各省一名，關東廳二名，大使館一名，關東軍二名，與具有學識經驗者二名担任之。

參與這區區通訊公司的人員，都是些軍國重要機密人物，而其事業的範圍，又包括文化教育新聞等各部所謂「文化界」。牠變成日偽宣傳的惟一中心。

第二個就是大興股份公司。牠決不是一種單純的獨占借貸機關或投資公司而已，而且是將中國辦理的銀號所經營的烟酒雜糧等業（東北銀號是兼做這些生意的），都接收過，擴充着進行下去。所以，大興股份公司的營業範圍有：

- 一、營業，造酒業，油坊，雜糧買賣；
- 二、財產管理及代理業；
- 三、公債，公司債票，其他有價證券

怨屏太不原諒他的苦衷，祇知奢侈浪費，不替他着想目前的環境。

有了工作才能維持一家生活的

英，他的境遇，不言而在意中。在他失業歸來之前，是在汕頭某廳裡當股長的，月薪一百六十塊錢，除了個人開銷外，完完全全將贖下來的寄給屏，那裡還有餘錢儲蓄到現在！這次他隨着廳長而撤差，祇拿着一個月的薪金跑回來，以區區一百多塊錢，怎能清償四百多元的債務？又豈能怪他憤恨。屏給丈夫噙了一大堆話，恨極了，伏在枕上鴛鴦而泣，且泣且謗隔壁陳少奶的豪華，掩飾自己的錯過，還說有眼無珠，嫁錯了這個窮措大。英本想振作夫威，來罵她幾句，不料終給她撒嬌似的媚態抑下來，反用甜言蜜語來安慰她，說馬上到朋友那裡籌措款子，俾得渡過這困難關。

可憐英從午至暮，奔波了大半

的募集及承受。

換言之，一手握盡經濟命脈。

在這樣巨大政治經濟力量的轉移中，還舉行着駭人聽聞的移民大計劃。日政府已經撥定四千萬日金，用二千萬金收買田畝，移殖二十萬戶，一百萬人口到東北去墾植。

而所有這些佈置，又集中於一個重要點，就是軍事的準備。且不說鐵路，航空，煤鐵，墾植（糧食），現銀集中等事業的進行，是預備戰爭的基礎，單看飛機場的

建築，軍隊的添調，軍事根據地的佈置（在吉黑），就可想而知了。

這樣，經濟，政治，文化，軍事，在一切方面，日本在「滿洲國」的佈置不僅是獨占了該地——而且是以此為根據地，從經濟上，金融上，交通上，文化上，政治上，以至軍事上，將我國全部，依次吸去！

這已經不是前途，更不是推斷，而是正在進行着的現實。如果詳細說來，得分門敘述。

追剿共匪的問題

黎 強

共匪放棄了江西，全部向西移動，經過了贛南湘南與粵桂的邊境，居然到達了黔東黔北，頗有即將取川的形勢。

在這個時候，有人主張西南派兵追剿，與請蔣派兵入川，我們爲了四川同胞的生命與全中國的前途，當然只有十二分地贊成。不僅贊成，我們聽到了廣西當局已

經派了廖磊所統率的一軍，廣東當局也派了張達所統率的一軍及獨立第三師，限期會師貴州，我們在本刊第一期所表示的對於西南的第二項希望，可算是實現了，那末，我們焉能不慶慰呢！我們要歡送粵桂追剿軍，我們要預祝，要熱望追剿軍的勝利！然而剿共的問題實在是並不簡單，讓

天，東扯西拉，說過多少朋友，廢盡多少唇舌，纔借得還賬的數目。當他行到城裏，看見雲炬照耀，鮮花羅列，古玩雜陳，遊人如鯽，令他詫異起來，今天馬路上爲甚麼這般熱鬧？且行且思，方覺悟今天是除夕之夜，富人們來購年夜貨的呀。微微喘了一口氣急匆匆越過行人，回到家裏。這時客廳裏擠滿了五光十色的討債者，看見他進來，竟沒有一個來理會他，他例很謙恭地命衆人拿出賬單，逐一清付，借的錢巧恰送個無零。目送一班討債者去後，很愉快地倒了一杯茶，漫漫的呷着。

晚餐已現在目前，使媽敦促着用膳，他猛憶起屏，命使媽去請她下樓用膳；可是使媽哭喪着臉，一言不發。這種情形，使他驚奇，已知發生了變故，戰慄慄挨近她的身旁，細問原由。

我們趁這個機會將一己所能見到的，貢獻於讀者諸君之前。

現今大家所焦慮的，似乎有下列幾點

！追剿軍能否消滅共匪於貴州境內，不使竄入四川？萬一共匪入川，四川的現有勢力能否抵禦？若不幸而四川淪於赤化，中國又將演成若何的局面？

老實說，由於缺乏令人樂觀的材料，大家對於這些問題，早已不待思索，有了很壞的答案。追剿軍的兵力誠然是遠勝於共匪，然而現今一半才到都勻，一半則尚在準備動員之中，至早還需三個星期才能到達黔境，至於共匪則已於元旦的前一日，由鎮遠「竄」向黔北的印江石阡。蔣介石的電報說得很明白，只希望西南軍隊「於貴州境內」消滅共匪。那末，共匪若能在兩三個星期之內，趕緊入川，就可以於無形之中得到蔣介石的保障。

朱毛所率領的共匪既由鎮遠「敗竄」石阡，印江，看來是頗想沿着烏江，直薄四川省的秀山，酉陽，彭水以與現已到達湖



「少奶奶，今天下午跟了一個小白臉走了，還留下一封給你的信在樓上呢。」

英不待說完，跑上樓，攞了枱上的信兒，一字一字的念下去……

「英倫：此次你失業歸來，對於未來的生活問題，已陷於恐怖和渺望中，我不能長困在貧窮之境，而斷絕了日後的快樂。」

○從此別了，望你不要因失了我而悲痛，還是努力奮鬥，另找你共甘苦的女人吧！

「屏」細念一遍，方知屏不安於貧，跟戀人逃走，這個霹靂，頓使他們神經錯亂，兩目發光，望着懸在牆上，他倆結婚時合影的照片，喃喃自語了一回，那雙腿也像麻木了一般漸漸的軟癱下來，倒在地上。這時門外的爆竹聲，燒得像連珠炮一般响亮，還攙雜歡呼和恭賀的聲音。

三日後，神經病院裡多了一位

南省永順縣的蕭克一部，及快將到達永順的賀龍一部，三方合兵，共趨扼守長江的，萬縣重慶之間的涪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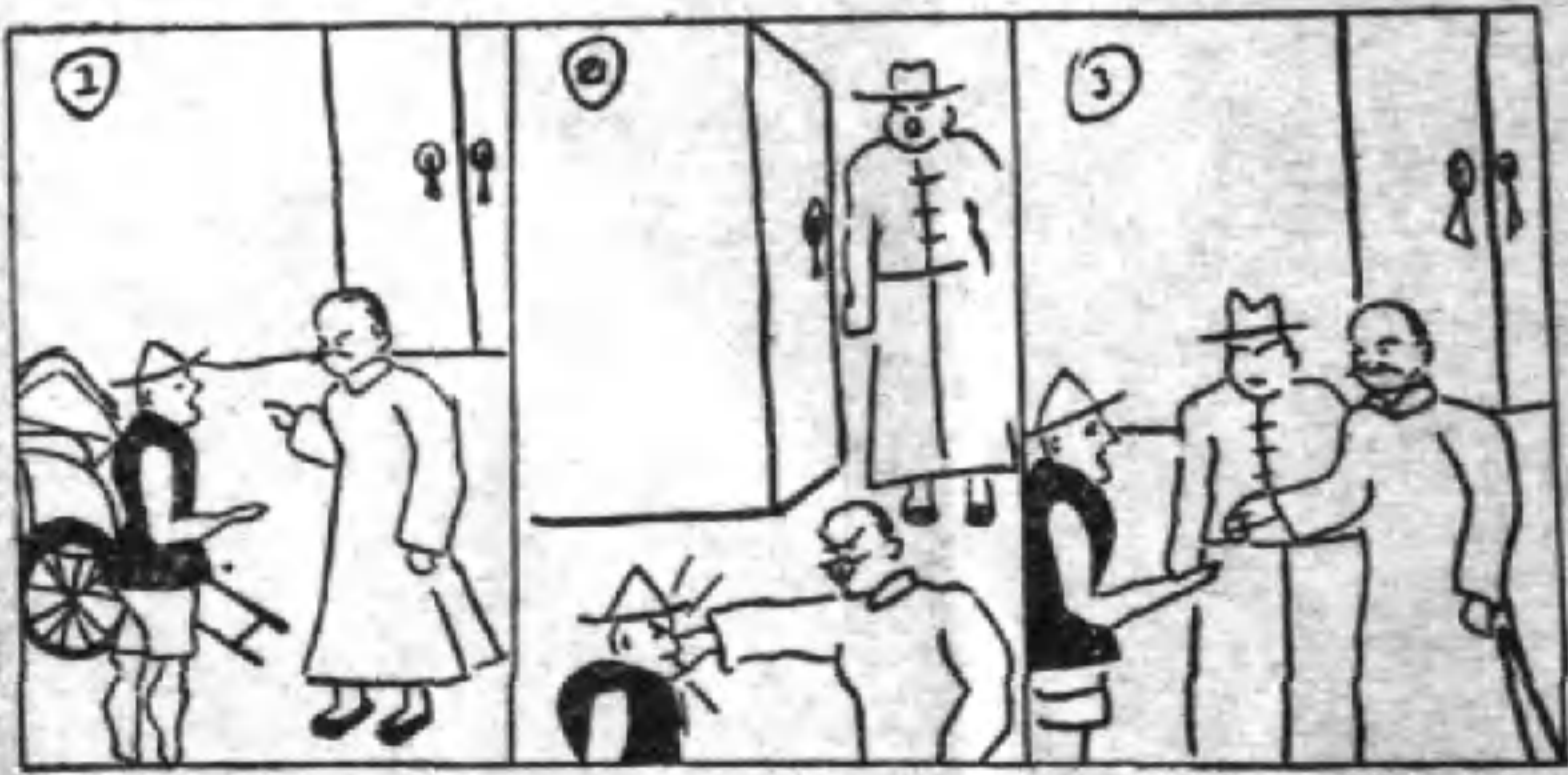


團」，宣稱要駐在重慶，以為勦匪策劃的中心。算了罷，宜昌要比重慶安全得多！

也許劉湘的代言人要大聲反駁我們，蕭賀朱毛即使合兵，也很難取得重慶。親愛的讀者，信不信還是由你，最好是讓四川人自己來說。旅皖贛同鄉的代表劉鶴年等，打電報告訴劉湘：「我公領袖羣倫，向膺剿匪重任，數載以還，功不補患，徒令赤餓猖獗，屠殺加多。……蓋自公等據川以來，各自為政，以地盤為私產，視人民如土芥，鈎心鬥角，火併時起，無歲不戰，無地不爭，刮民膏髓，百無窮計，苛捐雜稅，指不勝繁，即以正賦一項而論，幾至一月一徵，民國屆今二十有三年，而預徵之多，已達六十年以上，數量之鉅，年計式萬萬有奇。……故民間有「寧為土匪殺，不肯川軍紮」之呼聲，其慘痛之深，寧忍想及。……」試問如此的軍閥與如此的人民，能否共守重慶於朱毛蕭賀的聯合攻擊之

新由公安局送來的同志。他是誰？他是失業歸來而喪失了一生幸福的青年啊！

吳稚暉與車夫



先生，你少給了一個銅板！

混蛋！

可憐的車夫，多給他都不要。

幼琛

追剿共匪的問題

下？

豈但重慶，我們以為整個四川的淪陷，都在不幸的預料之中。四川的幾位軍閥，誰是軍事專家？劉文輝已經遁走西康，不必再提。劉湘的神仙笑話，全國都已聞名。難道割據東北的楊森，割據西北的鄧錫侯，便要高人一等？何況就財政言，沒有一枝軍隊可以作戰？「群鳴報」說得好，各軍在平時，已是入不敷出：

劉 湘 第三軍 每年不敷二千三百萬
 楊 森 第二十軍 二百四十萬
 鄧錫侯 第二十八軍 四百八十萬
 田頌堯 第二十九軍 四百八十萬

四川的軍隊，若是總計起來，果然也有人槍近四十萬，不過是一些勇於私鬥，住於公職的烏合之衆而已！若是真有抗匪的能力，徐向前鄧紀助何以能憑一千餘槍的力量，奪去了全川的五分之一？

所以我們敢說，若是蔣介石依然觀望，不肯派兵入川，共匪必將擊破各個四川軍閥的勢力，以逐漸取得全省。進一步說

，即使蔣介石肯統大軍入川，根據他的剿匪歷史，四川也十有九成免不了共禍。

真正的問題是在：四川赤化以後，中國將成若何的局面？我們站在革命的三民主義立場的人，對於剿共問題應該採取什麼一個態度？我們能用怎樣的方法以保證剿共工作的成功？

第一，四川赤化了以後，很顯然地，共匪將替代蔣介石系統，成爲中國政治上的最大勢力。這一點，無論共產黨能否打通所謂國際路線，均是如此。四川有七千萬的人口，可以抽調一千萬的壯丁，每年有二萬萬元的歲收，省的面積有五十四萬六千八百方公里，四境均有天險可守，以如此的資料，加上共產黨的組織力量，雖成立一國也是有餘。蔣介石的可憐系統，虛擁了百萬雇卒，空佔了江浙皖鄂的沃土，只仗着公債外債來苟延殘喘，北有日本人的殘脅，南有兩廣的資難，本身的崩潰就在目前，那有勇氣來與「川共」一拼？不

悔 恨

雪芳

緋紅色的書扎，
 使她沉在苦海中。
 朦朧的月照着她的臉，
 更顯得她的憂愁！

她的一切，
 已給他破壞了，
 追溯起前塵，
 痛恨自己智識的薄弱。

她恨他，
 同時恨所有的男子，
 一個個，
 都是侮辱女子的罪魁！

她可憐自己，
 同時可憐所有的女子，
 一個個，
 都是供男子的蹂躪！

拼，坐視本身的沒落；拼，沒落得更快！

其他的勢力能否於蔣介石系統沒落的時候，取而代之，不讓「川共」來成爲中國第一勢力？就目前的現狀而論，我們很難樂觀。

進一步說，四川入於共匪之手，蔣介石的系統被他們打倒，中國的命運如何？日本必將藉口吞佔華北，列兵陝甘，陳艦武漢，以國際剿赤軍的先鋒自任。英美法俄這四隻野心的狼，忍無可忍，也就不肯再讓日本一國來單獨享受。若是日本的勢力及於武漢，英國人老實不客氣定必佔據武漢以東，法國人對於雲南貴州廣西及廣東的西部，也久已視爲囊中之物。等到白色帝國主義的列強，都圍到四川的邊境來，紅色帝國主義的蘇俄爲什麼不順手進兵新疆青海，甚至察哈爾綏遠，以求於「援救中共」的美名之下，大快其慾？第二次的世界大戰於是真個開始！讓目光短淺，行動笨拙的美國人，去固守他們的哈瓦夷；中國已經瓜分，大戰已經開始！

也許大戰可以避免。強盜們很可以再

開一個什麼會議，很和平地將贖分了，（蘇聯也可以趁此以最高代價賣去中東鐵路）那末，唉！中國將要亡得更慘。

第二，未來的展望既是如此暗淡，我們信仰三民主義的革命者，應該採取什麼一個態度？是放任呢？還是鬥爭呢？放任一切將要如上所說，毫無折扣地演到你的眼前，令你滅亡，令中國滅亡！鬥爭，一切便不是命運所能支配，反之，你就能以你的力量決定你自己的勝敗。若是你一本着一種正確的計劃去做，你就必然勝利，不僅打倒敵人，而且可以實現你的全部信仰。

第三，我們要本着怎樣的計劃去鬥爭，才能確保剿共工作及其他工作的勝利？當然，像目前依賴蔣介石一類的軍閥去和共匪鬥爭，就必然地要走到末路。姑無論以軍閥部下的資格，我們根本不配去和共匪鬥爭（因爲共匪至少是反軍閥的），即就軍隊的內容構成而論，軍閥的部隊也斷然

迷惘的人生（劇本）

少文

劇旨

每天報紙所給予人們的智識，除了國內外的軍事，政治，經濟，建設外，便是些搶掠，強姦，殺自，離婚的新聞；在這個畸形的社會下，簡直可以說是搶，殺，姦，離的世界。然而，上三種的慘劇，可說是受了不景氣而產生。但離婚，直是現代男女的摩登把戲，雖然執政者來提倡復古，和新生活運動，總是「言者自言，幹者自幹。」我們若追尋牠的病源，很容易明瞭這齣慘劇的發生，關於性慾問題是少數，其他便是由於金錢的了。

這齣「迷惘的人生」所給予觀衆的，可說是助政府來提倡復古，也可說是向拜金主義的女性們下一當頭棒！

同是姊妹花，擇偶的標準，判

不是共匪的敵手。紅軍有黨代表，有先鋒隊，軍閥的部隊之中有沒有？紅軍，是徵兵；軍閥的部隊是雇傭兵。再看軍隊的背景：共匪有一個黨，有一個基於下層民衆組織的蘇維埃政府，有澈底痛快的社會政策，有富於煽動性的標語口號，試問軍閥的部隊有沒有呢？所能有的，僅是私人的系統，私人的政府，苛捐雜稅，與文化向後轉而已！我們撫心自問，應否仰仗如此的軍閥去剿平共匪？

所以，開宗明義，三民主義者的革命黨必求自己建樹起來，才配顧及與其他的組織如共產黨，爭中國革命的領導權。有了獨立的組織與獨立的行動，我們才能夠實地從事於反共的鬥爭。

鬥爭的第一步，不該用武力，該用理論。作者說這句話，也許有人要笑爲迂談。就請這位笑迂的人，來和我辯難罷，我將問他，爲什麼要反對共產黨？我並且相信，他一定答覆不能圓滿；並且經了我的

意追愈緊的反問，也許要恍然於自己反共

之未有若何理由，慚悔自己的反共的過去，甚至……爲什麼我敢如此斷言呢？當今全國沒有一個革命的黨，比較地能夠冒充革命的不能不算共匪了。笑我迂談的人，除非甘心拋棄革命立場，不然就很難免於共黨理論的圈套。若是一個人能夠逃脫共匪的理論圈套，必已深解三民主義的革命理論，必已深解理論鬥爭的重要，就不會笑我迂了。

我們有了理論鬥爭，便可以奪取共匪自己的心，與一般民衆的同情。我們尤其要拿革命的實際工作，來與共匪爲工作的鬥爭，以証實我們的理論，充實我們的勢力。什麼是革命的工作呢？反帝，倒閥；抗日，倒蔣。若是我們連倒蔣的力量與決心都不曾有，要靜待蔣氏病終或共匪取蔣而代之，我們還配不配自詡爲革命，咒人爲匪？

理論鬥爭與工作鬥爭之後，第三步才談得到武力的正面接觸。共匪以一千人敵軍閥的隊伍數萬，以數萬人敵軍閥的隊伍

若天壤；姊姊所求的對方是以金錢爲說愛的中心；妹妹所希望的伴侶，是以人格學問爲談情的目的。結果雖能各得所求的人，然姊姊則因夫有外遇，離婚不成，而演成流血的慘劇。妹妹雖經守舊的父親所驅逐，歷了不少痛苦，仍能在萬惡的社會上，努力她的前程！

啊！迷惘的人生喲！一月來所給予人們的印象是什麼？……無限的痛苦和悲哀！

民二三，十一，廿七。

第一幕

人物 陳美順 陳志貞 陳佩貞

王 三 張祖光 黃冠偉

亞 香

佈景 現代中等會客室，正中

牆爲百葉窗，外望爲樹

林。

時代 民國二十三年之冬

幕開時，佩貞坐在琴旁，彈琴

數十萬，是由於組織堅強。我們的剿共軍要更比其匪堅強，於好的組織之外，加上主義的訓練與拼死的決心，就自然能以少數敵共匪的多數。況且，我們到那個時候，已經拿革命的成績交到匪區民衆的眼前，於精神上先殺去了他們的械。十九路軍初入福建時的勦共成績，是值得我們回憶的。

一二次大戰與中國

毛少文

世界第一次大戰後，偌大的歐洲戰場，所遺留給人類的；荒蕪，慘酷的刺戟印象。當時的創痕太深了，渴望和平之神，永遠地鎮坐宇宙裡，希望再沒有第二次的慘劇發生！列強們也認爲第一次戰爭的結果，所得的利益，渺乎其少；金錢的損失，人民的犧牲，建設的摧殘，不獨給予莫大的痛苦，反將一國原氣，消失殆盡。因此，爲消弭未來戰爭起見，便由強有力的各國，出而組織種種維持世界永久和平的

總之，果能照以上所說，我們有了獨立的黨與革命的軍隊，能與共匪作理論的鬥爭及工作的鬥爭，則勦共的工作並非十分艱難，豈但四川的共匪無待於封鎖或追勦，雖抗日反帝的大事業亦能迅速完成！——而關鍵只在我們願否於此刻就開始幹！

——完——

會，訂立了種種非戰公約。在那時候，才受過痛苦的人類，不論是有智識的，和無智識的，那一個不興高彩烈地歡呼狂舞般來慶祝這個世界，永久，永久的沉醉在和平之中。

然而現實的事，類多超乎現實之外，況上帝所給予人類的本性是霎時而非永久，祇要快樂之神企在他們的面前，便能將他們以前的痛苦，創痕，消逝得乾乾淨淨，一點痕跡也不會留在他們的腦海裏的呵！

自娛。志貞站在窗前，領畧冬之野景，追擊聲止志貞懶洋洋的走近佩貞前。

志貞：佩妹妹，自我結婚後，每次回來看見你，多是不快活的呢！

佩貞：那是笑話吧，請問姊姊，你由那裏看出我是不快活的呢！

志貞：呵！你當我是傻瓜嗎？我祇聽你所唱的歌，已知道了，從前你愛唱的都是浪漫而快樂的曲子，現在呢，却愛唱那些頹喪而衰敗的歌譜，那不是明証嗎？

佩貞：姊姊！你太聰明了。（站起來走到沙發前坐下）誰能說愛唱那一種的歌，便會變成那一種的人呢？

志貞：雖然沒有人能決定，不過我見你的態度，已變了沉靜的

瞧呀！第一次大戰，距離現在的時光，還不過是十多年，可是第二次大戰的聲浪，高唱入雲，像密雲將雨般，鬧得全球人士寢食不安，這不是事實超出理想的明証嗎？或許有些皈依佛法的無憂居士，會拿「山雨欲來風滿樓」那句古典式的廢詩來詆我們為杞憂的人。但我們不必和他們作無爲的辯論，祇要將目前國際的情形，澈底討論，便會擲筆長嘆，深認這次戰爭，

薩爾問題的嚴重，蘇俄的加入國聯，法俄的聯盟，這都是列強衝突的焦點。若說到非洲兩小國葉門和內志的戰爭，馬賽慘案中的亞歷山大被刺，誰都不敢說沒有列強來作背景的呢？但沒有在亞洲所發生的那般嚴重罷！在亞洲，誰有這樣大的本領，能牽動世界的局面，使戰事發生呢？不論是那一洲和那一國的人民，都會毫不遲疑地指出太平洋中的島國日本。

很自然的發生在這幾年中。我們試閉目回想到第一次大戰的導火綫，是因塞爾維亞的青年黨人刺死奧王子斯太非亞而爆發的。這個簡單而微乎其少的問題，誰能想得到會掀起這偌大的風波？無疑地這是歐洲的政治戰爭，民族的決鬥。而世界各國之加入漩渦，不過爲了乘機取利罷了；若嚴格地說起來，那次的戰爭，祇可說是歐洲大戰，却不能被稱爲世界大戰！

這次——未來的第二次大戰，才說得真正的世界大戰，因這回的導火綫，整個世界都有爆發的可能。像軍縮預會的破裂

日本帝國自從躋進了列強的位置，他便目無一切的耀武揚威起來，他不獨想席捲亞洲，還想獨霸全球，徒以時機未至不能不稍將像拿破倫般的野心，暫時的壓低。○且到不景氣瀰漫了全球，日本帝國主義也受了同樣的痛苦，爲了解決大和民族的生路，不惜犧牲在國聯的位置，甘冒不韙的來侵犯中國，詭作了九一八的事件，不廢一兵一卒的佔了東北四省，親手做成偽滿州國，却在暗地裡搜刮四省的財源。○本來老大的中國，早給日本視爲囊中物，所以在強霸四省後，他的野心猶未足，竟欲乘

，言論也變了悲觀的，所以，我才有這般的說呀（跼起走到佩貞前撫着她的肩旁）

唉！佩妹！你的心事，難道不能告訴你的姊姊知道嗎？

佩貞：（俯首無言旋即視志貞慢吞吞的說）姊姊，你叫我說什麼心事？我那有什麼心事可說呢？

志貞：哼！沒有心事？……好，我來問你，黃冠偉現在怎樣？

佩貞：（不耐煩地）還不是從前一樣嗎？

志貞：一樣？你不要瞞騙我啦，冠偉的近況，我早已知道啦。他從前能夠在大學念書，都是他的舅舅供給他的，可是現在呢，他舅舅受了不景氣的影響，在南洋的生意，一切都倒盤了，而他的舅舅也因此而死在南洋。噢，冠偉

列強無暇顧遠東的機會，實施他們的大陸政策，一不做二不休的態度，再來一個一二八的慘劇；可是所給予他的結果，是摧兵折將，損失不貲。素受外人侮辱，軟弱無能的中國，竟會挫了他的銳氣，這固然出乎日本帝國主義者的理想，同時也給列強拆穿了他的西洋鏡，使他的大陸主義，暫時軟化下來。但東北四省，素為英、美、法、俄視為遠東銷場的尾閘，那肯甘心為日本所據奪，更以日本攫了四省的礦產，無形裡為虎添翼，更形憤恨。故中東鐵路問題，日俄兩國大有劍拔弩張的形勢，復以海縮預會，不能滿足日本的慾望，又行將決裂，那麼華府條約一廢，列強便不能任日本獨斷橫行，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惟有出諸一戰，以決雌雄。你們試把今日的國勢情形，仔細的探討一會，戰神的光臨，為期不遠呢。

現在高唱着英美合作，俄法聯盟，日德訂約，這不是顯明地為第二次大戰的縮影嗎？列強們雖在言論上，祇管吶喊着減縮軍備，在實際上却各有各的增加軍費，創製新式的殺人利器，添設軍艦，多增飛機，鞏固空防，種種舉動，無一不是他們未雨綢繆的現象。所以我大胆地說一句，一九三六年的戰爭，在時勢上是不能避免的。若說到誰為禍首，雖無人敢下一個實說，不過照我個人嚴格的批評，主動者以日本為最，對敵的便是蘇俄和美國。誰都知道祇有扶桑三島的日本，土地雖小，人口雖寡；但他的野心，比任何者都要兇而很。他不獨想吞滅中國，席捲亞洲，稱霸于太平洋，直想凌駕歐美強國的頭上，作一個惟我獨尊的魔王。那麼他這種窮兵黷武的鐵血政策，能否使諸國低頭？老實的說一句，這個世界是公有的，不論誰來獨裁，沒有那般容易辦得到的。假設真有一國出來行專制的話，除了那些沒有振奮而甘做奴隸的弱小民族外，非經過一次劇烈的戰爭，受盡天公的淘汰，是沒有發現的可能。渺小的日本，雖是強悍，也當不能逃出這個公例，既逃不出這個公例，自非

的命運太壞罷！他的故鄉也受了共產黨的蹂躪，一切切的都燒光了，他的母親和弟弟像光蛋般，跑到這裡來，靠他解決她舖底衣食住三大問題，所以冠偉便要退學，跑到社會謀生，佩妹，我很信你已知道吧！

佩貞：你所說的都是不錯，（站起跑到對面桌旁）噫！姊姊！你為什麼這般留心他呢？

志貞：冠偉是你的愛人呀，做姊姊的，怎能不為妹妹着想呢。

佩貞：（微笑向她鞠躬）多謝姊姊底美意！（若有所思忍向志貞）你有對爸爸說嗎？

志貞：已經說過了！

佩貞：（頓足）糟糕！你太為我着想了！（走至窗前志貞補上）

志貞：佩妹，不要誤會，須知道做爸爸和姊姊的，那一天不為

和列強碰一下釘子不可。因此，今年——一九三四——整個年頭，到處都是風聲鶴唳，像煞有介事般，這也不能說山穴來風而無因罷！一直到了帝國主義者一切一切的殺人利器都準備好了，他們便會不宣而戰，來一個翻天覆地的大把戲，實行世界末日的戲語；不過他們為名利而戰，為土地而爭的戰場在何處？在歐洲麼？那裏雖有馬賽慘案，德法間的薩爾問題，但這點星星之火，決沒有燃燒世界的可能性，祇有那埋伏在亞洲裏的千鈞重的炸彈，才可以轟動世界，毀滅宇宙上一切的有形物質。地點既是這般無疑地來決定他，那又在何國呢？噢！亞洲雖大，國別雖多，然而除了已亡了的小國，或被列強視為殖民地的外，祇有中、日、俄三大國罷。日本已是這次戰爭的主動者，蘇俄既具有復仇的觀念，自然是日本的對壘者，且他們此次戰爭的目的，都是為了攘奪東北的利權和土地而發生，角逐的場所當然在我國的東北了。

唉！一國與一國開戰，不在兩國的邊境，而在中國富源的所在，豈不是打破了世界戰爭史未有的紀錄麼？中國——固然是積弱無能的病夫國，眼睜睜的看着帝國主義者佔去了無限財源寶，絲毫沒反抗的能力，怎不令列強們視為禁樹，任意來壓爛你的地方？

可憐的中國、族喲！假若你們再不乘着這次大戰的機會，從速團結振奮起來，一致對外，恐怕我們的命運，不消說隨着戰爭的結果而亡逝。那我國應取若何的態度，求外援抑自立圖強？求外援麼？聯日？中日是不共戴天之仇，萬無可合之理。聯美，聯意，聯英法？他們是各懷野心，且鞭長莫及，聯之無益。若聯俄罷，比較聯合歐美的列強，雖可靠一點，但一給他戰勝，我國所得的，不要說利益了，想反被他染成全國都是赤化呀！所以我國處於這個滿途荆棘，進退維谷的時候，祇有自立圖強是唯一的生路。或許會有人罵我，在積弱已久的中國，欲在這兩三年內，當

你的將來籌謀呢？

佩貞：(走回沙發坐下)多謝你們的好意，為我的將來着想多麼好聽呀？

志貞：怎麼？你說我們居心是壞的嗎？噢！好人做不得！

佩貞：誰說你們居心是壞的呀？不過，你們對於我太秘密了，什麼事都躲避着來幹，若你們真為我前途來說話，那又不妨坦白的說出來呀！

志貞：既是這般，那我又不妨說出來，看你的意思怎樣？

佩貞：請說！

志貞：想我倆自從媽媽死後，爸爸便什麼都不管，一心一意的將我倆如珠如寶般養大，這是知道的；但我倆應該怎樣報答他的深思，纔令老人家快活呢？我的主意，就是服從他的命令，使他安樂以

戰雲緊迫中，談自立圖強，步列強的後塵，實行捍衛邊土而禦外侮，豈不是令生公登壇說法，欲使頑石點頭，更難的一回事嗎？事實上或會像上說的困難，不過要回想我們的祖先是是否一個弱者？立國數千年來有像今天受列強欺侮到這種地步沒有？若真的沒有，那要問我們是否他的子孫？自稱炎黃的遺胄，豈不差死！瞧呀，我國有四萬萬七千萬的同胞，有全世界任何國家中間最大的能力，有四千年傳下來的文化，有全世界最能工作的人。同胞們有的是腦力，能力，財力，不獨勝過日本人，還要勝過世界上任何一國的人，須知道我們是全世界三個基礎民族中的最有力的一個。回溯以前科學沒有昌明的時候，我們的祖先已發明了穿絲綢，寫字，印刷，指南車，火藥等好東西了，那不是一個確而有力的明証嗎？不錯，我們現在的中國，已落後了，給人稱為老大的民族；祇要我們不灰心，不怕死，認定是一個青年有力有生命的民族，怒吼起來，誰不怕呢？

讀過世界史，當會記起而得到教訓，像波蘭受了外來的侵略而失敗了，丹麥受了外來的侵略却救濟了自己；兩國的一亡一興，這是甚麼緣故呢？波蘭東方的鄰國，將她的東部四省拿去，她應該備此機會起來救自己，但是她懵然不知的沒有這樣幹，終於滅亡了；丹麥也有外來的侵略，他的仇敵是強有力的德國，將他南方的省份拿去，他得了這警告後，竭力整頓內部，上下一致的團結起來，卒將失去的地，從新取回來，使列強們不敢小窺他，竟在國際上有了一個穩固的位置，勇敢的丹麥民族，多麼令人可敬可贊啊！現在的中國正和他們以前一般，外來的侵略，已有了嚴重的警告，也許是要亡，也許是要聯合起來從新整頓，兩者任擇其一。隨他亡了罷，不用多說，閉着眼睛來做奴隸；否則便要從新整頓。整頓的方法，先做七件最重要的工作：（一）喚醒教訓全國的人民，拿孫中山先生遺著三民主義來作領導。（二）切實的振興教育，使全國人民都要受

終天年，那就是報答他的深恩于萬一了！你說對嗎？

佩貞：這是當然的事呀！

志貞：好像我倆的婚姻，雖是自由擇配，但年輕的你，沒有經過世故，也不明瞭社會的病態，假使誤解自由，那就一失足成千古恨了！所以能由他老人家介紹，我很信是不會錯的！

佩貞：姊姊你太矛盾了，你和張祖光結婚，是爸爸介紹的嗎？

志貞：雖不是由爸爸介紹，但祖光是一個美國的留學生，他的父親是現任的長官，爸爸也認識的，何況他家裡有很豐富的財產，爸爸看見我能和他結婚，怎不歡喜呢？

佩貞：噢！好議論，原來結婚是拿對方的地位和金錢作標準的。什麼叫愛情？完全談不到

教育。(三)錄用人才，凡有一技所長的，都要盡量來錄用，不要使國內有一失業的人民。(四)經濟改造，重行分別土地，改造農村，使農民合作起來，一致為國生利。(五)振興國貨，多設工廠，獎勵出品，務使打倒洋貨。(六)廢除苛捐雜稅，重量的來減輕人民的負擔。(七)挽救道德人心，將一切淫風敗俗，悉行取締，乖僻邪侈的舉動，設法糾正，一切貪賊全去掉，這七件工作能於最短期間實現後，再來幹對外的工作；對外的工作，并不是要實現七件內的工作後方去幹，能夠一起去幹，那更是美中之美了。

說到對外，在今日事事落人後的中國，確是一件不容易談的事，尤其是國防問題。但到了危急之秋，我們最緊要的工作，是不要畏難而不去幹，務必抱着破釜沉舟的大無畏精神，才有濟於事。誰都知道鞏固國防，最注重的是海陸空的設備，三者缺一，都有滅亡的可能。那麼怎樣的努力，方可能使三者的設備，臻於完密而足

夠抵禦外來的侵畧呢？况環顧國內製造原料機械的缺乏，經濟的崩潰，在在足使當局陷于束手無策的境裡，縱有無畏的精神，亦有何用？話雖是這般說，假若我們能瞭解孫中山先生所說「知難行易」的話，還怕甚麼事幹不成？現在中國雖是天天嚷着窮，實際上那有這回事，看他們每月的收入，何止千萬萬，祇有執政者不善用錢的緣故，才有了窮乏的現象呢！若執政者能憑着天良，不貪賊，不扒錢，將月中所抽人民的脂膏，開礦，辦工廠，不是足夠有餘麼？再是不夠，那麼擁有數百萬數千萬的資本家，大地主，官僚，軍閥，儘可限令他們將所有的照十分之幾，或撥或借給政府，來作衛國利民的事業，我很信什麼礦產儘可以開，什麼工廠儘可以創辦了？既有了原料，什麼機械不可做，也用不着求教外人了。何況我們的中國人腦力思想並不遜於外國人，有本領的人正多着呢；一經政府招考選用，他們定必樂於効力，盡一己的所長，從事創製種種衛國的利

○怪不得有錢的男子，常常欺侮我們的女子，將女子看作玩物，哈哈！最可憐的，像姊姊已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女子，還是這般的思想，又怎能怪沒有智識的女子，要受男子們的壓迫呀！（時志貞在吸烟）

志貞：（霍的站起）你的見解有點錯啦，假使男女沒有愛情，又怎能結婚？（徐徐吸烟）看哪！你的姊夫和我的愛情怎樣？他不獨能愛我，而且很專一的呢，所以他常常詆毀那些唯愛主義的人。

佩貞：愛情專一，唯愛主義，這兩個名詞，是相反的呀。不過我看愛情專一，這個名詞，若在有錢的男子，是在追求女子時候的口頭禪吧，及成功後，他又變為唯愛主義的

器，利民的用具呀！

好了！一國內的一切一切，能銳意改革，勵精圖治，總可算百事穩固，再來從事訓練陸海空三軍。本來我國的陸軍，在世界上可稱最多的一國，多是多了，徒供內戰，作些禍國殃民的工作罷。因為這些軍隊，多數是流氓和土匪所組合的，不要說有沒有軍事的常識，簡直是目不識丁的東西，不作無謂的犧牲，還有甚麼用呀？所以對於陸軍整頓的方針，首先將現役的軍位，裁汰一半，留下的都是青年和有些軍事常識者，編作常備兵。從新訓練，務使成爲有紀律的軍人。這樣既可省却許多國幣，又不會有冗兵冗員來擾害社會；被裁汰的，移去開墾，築路，耕種，作工，這不是國無流氓，一舉兩得的美事嗎？本來常備兵有了現在兵額的一半，已足夠有餘了，再行徵兵制，使全國人民均受軍事訓練，一旦和外國發生戰爭，不用拉夫，不用招兵，便已全國皆兵，盡是強勇精健之旅，何愁外侮侵畧！

海軍，真是笑話得很，我國現有的，那裡配得稱做海軍？以偌大的中國，沿海的地方又怎麼多，本有偉大的海軍戰艦才是。現在所有的祇是和外國購來的，和拿商船改造的幾艘窳敗不堪的戰艦，不要說拿來對外開戰，簡直拿來做靶子也不像，豈不令外人耻笑？爲今之計，從速建做，他的重量，不須效外國多少萬噸，祇要大量的輕巧而快捷的袖珍軍艦，既可適應環境，又可禦侮衛土，你說多美呢！

在未來的第二次大戰，戰爭的主力，在於空軍，我國自從一二八之役後，已感覺空軍的缺乏，雖增購了不少飛機，然實際上能用來禦侮的，也太少了，最低限度也要五百架戰鬥，爆炸，驅逐機，四隻航空母艦，才敷調用，所以趕速製造，也是當今的急務。

總而言之，種種器械的原料，中國已放有現成的了，祇要政府肯去幹，人民沒有不出力的呀！那麼一切一切都已準備好了，就是第二次大戰真的光臨，我們用不

人了！你看，世界上有錢男女的結婚吧！男愛女是姿色，女愛男是金錢和地位，他們的愛情，都是虛偽的，當男子將女子玩厭的時候，他又向旁的女子追求，或是討姨太太了，這是愛情專一呢，還是唯愛呢？

志貞：假是真的話，我們女子儘可以提出離婚，離婚後，還可以得回一筆贍養費，同時也可以和別的男子談情說愛！

佩貞：話雖是這般說，但在今日的中國，混雜的社會裏，離婚後的婦女，她們的價值和地位，怎樣呢？豈不是又給男子們恥笑和嘲罵嗎？

志貞：那是笑話得很！在這個世界裏，有錢什麼都可以幹得到的！

佩貞：哼！原來如此！

着低頭下氣來聯絡任何帝國主義者，不論那一國來侵犯我國邊土的，便迎頭痛擊，已失去的疆土，也要他們雙手奉回，否則

誓不兩立。我很信能照這樣幹去，五年之內，中國怕不躋於頭等強國嗎？噢，怒吼吧，中國！前途正有無限的光榮等待着呢！

第二次大戰的負責者——日本

井 亭

第二次大戰，這個關係人類命運的將要來的事件，無論世界的那一角，都在熱烈而嚴重地討論着，推測着。

最近幾年來，國際情勢的險惡程度，有加無減，明白地告訴我們，全世界和平的破壞——第二次大戰，是可能的事。在歐洲方面，德國想掙脫凡爾賽和約的羈絆，積極擴張軍備。自希特拉執政以後，無論言論上或者實際上，都更加雷厲風行。日內瓦軍縮會議的失敗，與德國退出國聯，都表明着歐洲危機的逐漸深刻。但是法國縱橫捭闔的外交方畧，使得德國陷于孤立的地位，緊張的空氣因之和緩了許多。至於同我們有切膚關係的遠東方面呢，因為日本一意孤行，逞其獨佔中國——

所謂亞州門羅主義——的野心，掠奪了東四省，退出國聯，近且宣稱海軍軍備平等，因之與美國間的對立，一天一天的尖銳化，那嚴重的情形，遠非歐洲所可同日語了。與遠東有特殊關係的英國，也捲入了這個旋渦，於是大家都積極地擴充海陸空軍備，大戰是有一觸即發之勢的。

遠東的局面，何以陷到這樣恐慌不安的地步呢？只要用日本的行動就可以說明清清楚楚。現在就把日本的「九一八」進攻中國，退出國聯因而發生的委任統治地問題，以及最近海軍軍備平等的要求——這三件事，來闡明一下，指出日本的這些行動，所以引起國際上的影響，和不可免的結果——大戰。

志貞：我又問你，假使你和一個窮小子結了婚，你拿什麼來生活？

佩貞：有了眼睛，有了手脚，儘可去找工作，有了工作，什麼部可解決。

志貞：(用沉默的眼光注視佩貞)那你一定要和冠偉結婚嗎？

佩貞：(毫不注意)也沒一定！

志貞：(低下頭嘆了一口氣)唉！你辜負了爸爸的熱望了！

佩貞：(驚奇起來)什麼？姐姐！難道爸爸對於我將來的伴侶，有了人嗎？(志貞點頭)誰呀？你知道嗎？

志貞：當然知啦！

佩貞：能不能告訴我呢？

志貞：有什麼不能呢？這個人，若是你答應了，不獨你可以有無窮的希望，就是爸爸也有很大的利益呢！

(一)「九一八」日本進攻中國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的砲聲，在瀋陽爆發，不但引起了全中國的震動，而且波及到全世界。那是一個全世界受不景氣影響的年頭，各國正都陷在經濟恐慌的泥淖之中，日本就趁這個機會，進攻我們的東四省。我們政府的不抵抗主義，讓日本毫無困難地爲所欲爲。

美國的遠東政策，素來主張門戶開放，機會均等的。日本的這一行動，給美國的主張以絕大的打擊。美國對於日本獨佔遠東大市場的野心，當然不能忍受而必加干涉。但是當時國內經濟恐慌的嚴重，同時對英國的矛盾，使得她雖然不能忍受，也不敢強硬出頭干涉。所以當時的胡佛政府，除了由國務卿史汀生送出兩張帶有威嚇性質的通譯以外，也就沒有什麼表示。

日本這次的行動，把開洛非戰公約和九國公約中尊重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的規定，撕毀得粉碎，而訂立這兩種公約的主

動者，就是美國。這一筆賬，在美國人心裡，遲早總要清算的。

(二)因日本退出國聯而發生的委任統治地問題

自九一八的事變發生後，日內瓦的國際聯盟，完全暴露牠的懦弱無能，然而我們的政府還要信賴牠出來主張公道。國聯的重要角色如英法兩國，法國因爲自身在歐洲的地位發生動搖，所以對於這件事情不十分表示熱心。英國也因爲與美國間因戰債和商務等問題而起的糾紛，也就不願因這件事與日本發生惡感。這就給日本以有恃無恐的機緣，明目張胆地繼續掠奪我們的東四省，以至全部佔領。

但是國聯的無能雖然暴露，爲敷衍中國和顧全面子計，不得不有相當的表示。於是就有李頓調查團的組織。在李頓報告書中所有的調查與建議，投合了美國的脾胃，但是對於日本則大大不利。同時，國聯向日本提出「九一八」的行動不算自衛的警告。日本爲貫徹牠的野心計，於是突然

佩貞：(着急地走近志貞旁坐下)

到底是什麼一會事？快點說呀！

志貞：陸軍長不是常來的嗎？他不同有錢有勢，又是一個溫文爾雅的中年男子，祇可惜他的夫人，是一個鄉下的女子，一個沒有受過中等教育的人，你看一個堂堂的軍長，他的夫人是這樣的一個既不能在社會上交際，又不能幫助他的丈夫，什麼對內對外的事情都要陸軍長一人去幹，這不是很可憐的嗎？

佩貞：陸軍長和我們有什麼關係呢？你說他幹嗎？況且他的夫人雖是不好，但他不是有了幾位姨太太嗎？

志貞：你聽喲，我的話還沒有講完呢(佩貞很不耐煩地取烟吸)陸軍長的姨太太雖有幾位，

宣告退出國聯。

日本退出國聯，就引起了太平洋委任統治的問題。這地方是幾個小島，在太平洋赤道北面，原是屬於德國的，等到歐戰後便歸國聯管轄，由國聯委任日本統治。日本既然退出國聯，當然沒有資格再繼續代治下去。有些國聯會員國就提出這個問題，但因這個問題所牽涉的影響太大了，所以大家一致默認日本繼續統治到一九三五年年底為止。這些小島，在經濟上沒有什麼價值，而在軍事上則極有價值。假使大戰發生，日本可以用這些小島做根據地，擾亂英國海軍的戰線，所以要日本放棄是不可能的。而英國因為這個關係，很有可能做國聯的台柱，應付這個問題。這委任統治地問題的糾紛，毫無可疑地使遠東的局勢更趨惡劣。

(三)海軍軍備平等的要求

現在講到最大的癥結了。一九二二年華府會議，規定英、美、日海軍的比率是五，五，三。這在野心的日本看來當然是

很吃虧。所以在倫敦會議時日本要求增加比率的結果是十，十，七。在一九三二年日內瓦軍縮會議中，日本又提出英美日三國主力艦的新比率，就是十一，十一，八之比。軍縮會議失敗，這個提案也就沒有結果。

倫敦會議所通過的決議，有効期間是到一九三六年為止。限滿時應簽約國的請求，再開會議，討論新提案。野心的日本對於華府會議與倫敦會議的比率限制，當然不能滿意，於是在最近的倫敦海縮預備會議上提出平等的要求。這個要求表示牠與美國的衝突已到短兵相接的時候了。美國為牠的海軍地位計，遠東市場計，對於這個要求是絕對不能接受的，她一定要維持華府會議的原則。所以據一般的推測，一九三六年的海軍會議不會有好的結果。誠然，則英美日三國，只有各自埋頭擴充軍備，準備大戰了。

上面所述的三件事，都是第二次大戰的主要因素，而這三件事的發動者都是日

但多是堂子裡出身的，間或有是人家的女兒，也不過是

平常之流，祇可拿來消遣，

因此他很想物色一個有才幹

而端正的女子來做平妻。

佩貞：(發出卑視的眼光)平妻，在

法律上許可的嗎？

志貞：平妻在富人的法律上是許可

的呀！

佩貞：(且行且說)呵！法律原是為

平民而設的。

志貞：你又來啦，不管什麼法律，

法律，且聽我說下去，是和

你有很大的利益的。

佩貞：(站起)利益，好，說吧！

志貞：他很愛你，也曾對爸爸說

過，若得你做夫人來幫助的

話，他不獨願意肯為你而犧牲

所有的財產，而且他能出力

為爸爸謀一個廳長的地位

，所以爸爸爲了你將來的安

日本。日。願全世界的和平，發動這三件事，使得地球又一次瀾漫了戰爭的風雲。○人類的文化產物，物質建設，將因這次大戰而摧毀無餘。○日本貿然啓釁，甘爲我首，第二次大戰不幸成爲事實，那麼負全

中國工業的病態 (續)

馬艾文

二、內在的缺陷

甲、經濟的 沒有資本，無論是什麼事情，都是難以着手的，資本的缺乏。○確是中國工業的一個最大的致命傷。○因爲產業的不安定，銀行對於他們的放款，便時常採取謹慎而嚴謹的手段，有些持重的銀行家，還索性不肯做工業的放款了。○工業界既得不到金融界的援助，那麼，工業界於遭遇着什麼波折，而需要向金融界請求援助的時候，因金融界的拒絕，而倍覺痛苦，甚而因爲這樣而至倒閉。○所以想中國工業的向上發展，金融界和工業界互相援助，共同打通一條出路，這是目前最切要的一

實的除了日本還有誰呢？

——編者按：非亭君送來此稿的時候，日本尚未正式通知英美各國，廢棄華府條約，本刊特請祝百英先生另爲專文，定於下期發表。

個問題。

國際匯兌的漲落，對於中國工業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如最近銀價的高漲，這不但可以使外國的貨物加激地向中國市場輸入，而且使中國輸出貿易的工業，有失去原來市場的危險。○雖然匯兌率也能影響於別的國家，不過，資本主義的列強的工業勢力雄厚，可以暫時抵受匯兌率變動所遭的損失，中國工業資本是貧乏的，那能抵受這種挫折呢！

復以中國沒有直駛外洋的航輪，就是最近的如日本南洋一帶的地方，也是要靠外國輪船來載運貨物，因爲這樣，我們便

樂起見，也很願意你能允許

這親事。

佩貞：(有點憤怒)什麼？要我嫁給他嗎？

志貞：(很誠意地)爲了你和爸爸起見，當然是要是嫁給他啦！

佩貞：(真是笑話)要我做他的姨太太。(走近窗口向外望)

志貞：誰敢叫你嫁他做姨太太。

佩貞：(回頭)不是姨太太是什麼。

志貞：(走向窗前)是平妻呀！

佩貞：(走向沙發坐下)志貞隨之)平妻？名詞倒文雅得很！

志貞：陸軍長既然討厭他的太太，

若果你答應了他，他當然專以你爲太太，不過名義上是平妻吧！

佩貞：不管名義否，我不願因我個人的幸福，而使多人受罪。

(特續)

處處都要吃虧了。假如中國有一批貨物想運裝日本的輪船到南洋去，而這種貨物却是和日本的出品有競爭的可能的，那麼，日本輪船公司的主人，便會向貨主索很高的水脚，使中國廠主增加一重極痛苦的負擔，而對於所載的日貨的水脚，却折減到極低的限度，同時，並給與日貨許多裝卸時的便利。中國貨既受了這種種的磨折，到了南洋之後，中國貨被日本貨所擊敗，這自然是一種意料中的事。

乙、政治的 頻年的內戰，對於中國的工業，也是有很大的影響的。政府因為要籌集大宗的戰費，便必然地加重各種的租稅，以求財庫的充實，那麼，人民便要負起很繁重的租稅的担子了。同時，因政治的不安，便使人民的種田者不能安心種田，作工的不能安心作工，經商的小能安心經商，他們往日留存下來的資財，都已儲蓄着以備意外之需，其甚者還要逃難異鄉，無所歸宿。在這種情形之下，人民的購買力，自然是降到水平以下，廠商因為人民購買力的低

下，而影响到貨品的積滯，因為貨品的積滯，便互相減價兜售，那麼，虧本便成為必然的事實了。

例如廣東近年來因政治的安定，所以在不景氣瀰漫全球的時候，工業仍不致潰不成軍，這便是一個明顯的例證。丙、技術的，技術人才的缺乏，是使關心中國工業問題的人很擔憂的一件事。這種缺陷，多半是由於用人制度的不良。有許多學成了，却沒有地方給他使用；有許多人想得有訓練的人才，却又不知到那裡找。我們眼見着有許多新式的工廠所僱用的工程管理局或工程師，都只是那些有經驗的工人，而不是受過高等技術教育的人物。他們只是憑着歷年作工的經驗，而施用於新式工業上，却不會運用新的知識，以求新的發明。所以外貨則日新月異，而我們則仍故步自封。那麼，想和外貨來競爭，那有不失敗的道理呢！

其他如工廠管理的缺乏科學方法，而致工作效率的降低；發行包工制度，使工人和廠方沒有直接接觸的機會，而

造成勞資兩方感情的隔膜；任用私人而使廠裏上下之間每多牽於私人的情感，而碍於工作上的督責等，皆是發展工業的障礙。

而且，他們還有一種可耻的習性，便是墨守成規，秘而不宣。他們偶然得到一知半解，便視以為成功的秘訣，諱莫如深。這樣的心理，以前手工業者是這樣，即現在的新式工業中，也有不少這種現象。同時，社會一般人的心理，也以爲祖傳秘訣和老牌子爲貴，於是別人辦新而出奇的東西已經出來了，他們還是閉着眼睛，掩着耳朵，捧起祖傳的招牌來自重。這種態度的結局，對人既不能有所貢獻，對自己也是頑固不變，自甘落後。

中國現在確有一部份資本，想投到工業上來活動，却因爲苦於沒有確實的知識。如聞國華僑想投資創建工業，因爲不知國內的情形而裹足不前，便是一個明顯的例證。所以現在我們所需要的，是如何纔能想出一種辦法，來指導這些沒有着落的資本，使他走入有益的途徑，而發展資本最大的效用，並隨時供給他們以市場情況的知識。

